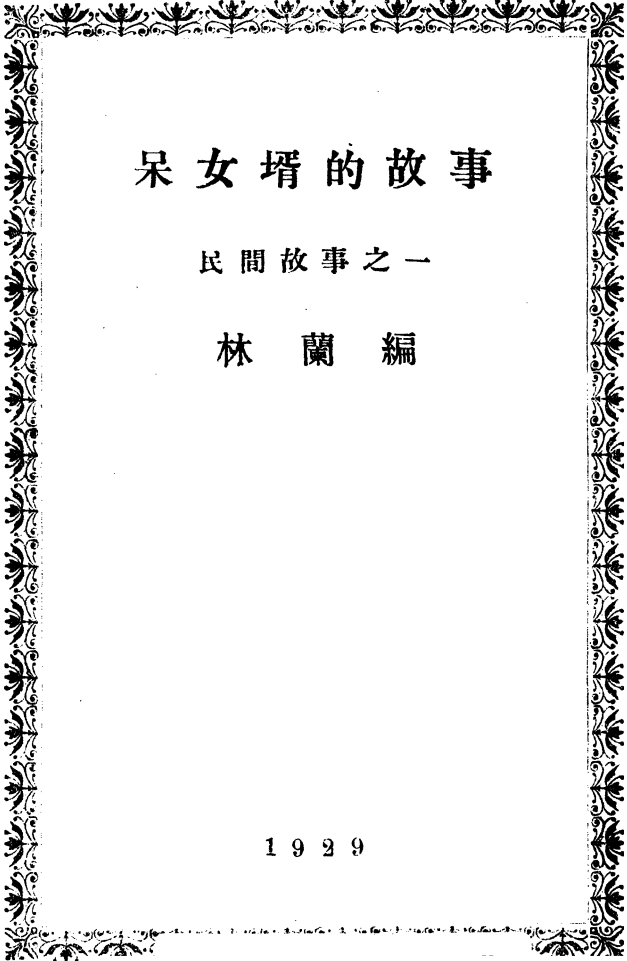


呆女婿的故事

林蘭編





呆女壻的故事

民間故事之一

林 蘭 編

1 9 2 9

呆女婿的故事

呆女婿的故事

鍾敬文

其一

1

從前有個愚女婿，一天，他要到丈人家裏去喝喜酒。家人怕他到了那裏應對不來，便先教導他一回。家人謂若有人說你的馬匹好，你便答他「小小畜生，何足介意」。若他問你在家中有沒有管理家務及產業，你便答他「小婿無能，父兄掌管。」若他問你扇上繪的是什麼畫，你便答他「是羅浮山水畫。」

愚女婿把家人的語言牢牢記憶在心中。到了丈人家裏，自然要有

一番不可避免的寒暄。丈人問他道：「令尊令堂，近來納福吧？」

他不思議地回答道：「小小畜生，何足介意。」

丈人雖很驚愕，但還以為他是誤聽作什麼去了，所以有這樣驢唇不對馬嘴的回答。便又問他道：「我的女兒，今天爲什麼不伴你同來呢？」

他又很敏捷的答道：「小婿無能，父兄掌管。」

丈人再不能忍耐，大聲的叱道：「你的話，究竟是什麼話？」

他依然從容的問道：「我的話（諧畫。下同），是羅浮山水畫哩。」
丈人給他氣得目呆口啞，半晌說不過話來。

2

一個生性愚戇的男子，娶的老婆，却是十分賢惠。那天，他要到

丈人家去「上廳」(1)他的老婆須跟着去。當未行之先，伊怕自己的丈夫，不諳禮數，在酒席上丟了臉。便想出一計，叫他依着做去，以免鬧笑話。計已定，便對他說道：

「到了我的娘家，我在房子裏透一條絲線出來，一端握在我的手裏，一端結在你的衫角。到了開席的時候，我就坐在房子裏近客席的窗前望着，我看見了人家起箸時，我就會牽動絲線告訴你起箸。我的絲綫一牽，你就該動。若我的絲綫沒有牽，你就不宜起箸。那末，便可以不至失禮了。」

他聽了，連聲應諾。到了丈人家裏，兩人就依據原定計劃做去。起頭幾下，因為沒有什麼阻礙，所以他的箸也就真的起得很規矩。後來，不意走過一隻母雞，足上恰巧給那條絲線糾纏住。母雞着急而驚

跳，那絲線便不住的牽引，他誤以爲是她的命令，便也不停地把菜肴撈缺着。母雞越跳，絲線越動，他越起勁地把盪裏的菜肴撈起來。最後，只好把頭上戴着的小帽，摘下來裝盛那些菜肴。因爲腹裏吃不了許多，飯盃裏也放不了許多。這麼一來，惹得合席的人，一個個都笑得幾乎腸斷了。

註：「下廳」，謂女婿初次到丈人家拜訪也。

按：這一條故事，和印度寓言中，名富人和音樂師的頗相近。但細察之，彼則用意在乎諷刺一較好「借別人巧丫丫」(譬也)「做面皮」——海豐方言——的人，而這條則只在於引人發笑。這是兩者不同之點。即使是一事之分化，然在立意上已經顯出差異了。

3

他是一個十分呆騃的人，有一回，他要往丈人家「上廳」去，但心

裏愁掛着到了那裏不會說「四句」，(1)他最後想道：「我不如到路上去問問人家吧，他們總當懂得而且肯於指教我的。」於是，他便高高興興挑着禮物出門去了。

他走到路上，首先看見一個人在那裏補綴籬笆，他很歡喜有問話的機會。便把擔裏的食物取出了一些來，雙手捧着恭恭敬敬的送與那個人，去要求他教說「四句」。那個人接了東西，不得已給他胡謔道：

新籬雜舊籬，

暫暫過一年。

他聽了，很得意的離開去了。行前不幾遠，又碰着一個在路邊踏水車灌田的人。他又一樣的拿着食物上前去請教他的「四句」。那個人又給他胡謔道：

山水磷磷隆隆，

海水磷磷隆隆，

衣服不相同。

他又很得意的離開去了。不多一會，他又逢到一位路人，這時恰巧路旁有一堆牛屎，一大羣蒼蠅，正在吮吸的很高興，給他行前一驚，都披着翼飛散去了。他又依老法把說「四句」的事去懇求他。那個也就一樣的答應着給他胡謔道

候蠅吮牛屎，(2)

人客到，就起。

他從此十分快活的向前走了。

他到了丈人的屋裏時，客人已圍着桌子在吃着。(因爲他在路上

擔擱了許多時間的緣故）見了他來，大家都起立給他行禮。他便把他在路上學得的「四句」應用起來了。他說：

侯爵呀牛屎，

人客到，就走去。

大家聽了，都稱贊他會說話。過了一會，家人請他上桌就吃，叫人快拿出箸來。他見了這情形，又背唸出兩句「四句」：

新篔簹舊籬，

暫暫過一年。

人家當席又稱贊了他一回。既上了席，大家都要勸他多喝杯酒。他硬是不肯遵從。這時他又念出「四句」來：

山天磷磷隆隆，

海水礮礮隆隆，

衣服不相同。

他們儘勸他喝，他總是不肯喝，這麼一來，他竟站起就走。人們出去趕他回來，他見了，愈是拚命的走。走到家裏，「ㄅㄨㄣ」的一聲，把門子閉住了。趕來的人，在門外立着，聽見他在裏面氣凶凶的對他的老婆說道：「我們「ㄉ」起清飯來吃吧。」③

他們以爲他要做呈去控告他的丈人，忙奔回去報告。丈人計無他出，只得命人去把女兒喚了回來，問個明白，并央她解圍。女兒歸來了，方知他沒有這回事，「ㄉ」清飯吃，原是爲的他在丈人家裏沒有吃飽，兼之走了許多急路，肚裏太飢餓的緣故吧了。

註（一）「四句」，即北京之所謂「喜歡兒」。如阜之所謂「嘔詞」也。因普通多用「四句式」，故謂之「四句」。

(2) 煮爛，我們這裏稱之「俵爛」(反序)。

(3) 尸已，以火熱物也。清飯，饑即冷飯。「尸已清飯」三字，常用爲做呈文之隱語，故引起了趕來的人之誤會。

4

這也是許多很有趣的愚女婿「上廳」的故事中之一條。

愚女婿將要去丈人家之先，家人諄諄地囑咐他作客上桌的時候，不可用手去拿取東西吃。

他畢竟記性還不壞，到了丈人家裏，當吃午飯時，桌上有一盤蚶子，他不敢用手去取，將筷子輕輕地把牠鉗起了一顆，方要順勢送進口裏，誰知滑的一溜，墮在一個盤子上，「砰」的破碎了。他心中一急，向外就走。家人追趕出去，想把他挽留回來，他誤以爲向他追償

盤子，一面迅步的走，一面大聲嚷道，

「你們用不着這樣追趕，到家裏，命人買一個送還你們就是了。」

5

某處的俗例，凡新婚的第二天，丈人岳母，必到女婿家裏去作客。在那裏有個愚女婿，當結婚之夜，新娘怕他明天在人前不會說「四句」，便先行教誨他道：「八仙齊集到中堂」。他跟着大聲嚷道：「八仙齊集到中堂」。新娘低聲囑道：「你別這樣高聲，隔房阿伯們在那裏。」他以爲這也是「四句」，就照樣學說一遍。新娘有些不悅道：「你這蠢東西曉得什麼呢？」他又照着說了一遍。新娘惱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今晚不和你同睡了！」他仍是照着說了一回。

明天，丈人岳母來了，他就當衆說道：「八仙齊集到中堂」，大

家聽了，都很稱賞。他續道：「你別這樣高聲。隔房阿伯們在那裏。」丈人覺得他說的有點不對，便行前去叫他不必再行連下。那知他又接道：「你這蠢東西曉得什麼呢？」岳母見太不是事勢了，也走前去勸他不用說，可是，他又續下道：「我今晚不和你同睡了！」

從前有個愚笨的女婿，要到丈人家裏去「上廳」，他愁掛着到了那裏不懂得他們的禮數，便去請教於鄉里中一個秀才的兒子。那個秀才的兒子，是天生好捉弄人的刻薄鬼。他騙他道：

「你的丈人那裏的禮俗，是非常奇異的，你若不能夠懂得，便要貽人以笑話。他們的禮數，凡人客入席時，無論如何，兩把筷子是不許放下的，又食蚶子，必須把牠連蚶殼都嚼碎，這是一件比較重要，

而不可不知道的事。」

他把這位「好中之人」的話，謹記在心裏，便到他的丈人家裏去了。

他到了那裏，當中午入席時，果見桌上擺有一盤蚩子。他便用筷子——因為他不敢放下——去挾了一顆起來，誰知未挾到口裏，便溜跌了下去，在底下的一面盤子，竟碰破了。他的丈人怕他害羞，便伸手去把打碎了盤片收拾了去，他以爲丈人很致意這個。便說道：「丈人不須介意，我買一個賠還你們就是了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把那顆蚩子再挾了起來，送在口裏連殼的咀嚼着，不住的發出很響亮的索瑟之聲。他對面坐着的一位叔公，這時剛巧裝滿了一口的米粉絲，聽着不覺大笑起來，竟把兩條米粉絲笑得從鼻孔裏吐垂了出去。愚女婿見了

，猛地放下筷子。站起身來說道：

「把蚶殼放在口裏咀嚼，我還勉強可以做到，要在鼻孔裏吐出兩條「鼻龍」，那我就學樣不來了。你們的例規這麼多，我不敢再吃你們的飯了，讓我回去吧！」

說吧，就向着門外一直走了出去。

7

一個愚婿，當元正的時候，要到丈人家裏去上廳，但不曉得說「好話」。他的妻子叫他到街上去聽聽人家所講的，記住在心裏，便好去應用。他跑到街上，首先聽見了一個「拜年」的人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其次聽見一個賣雞春的喊道：「賣雞春呵！」再次，又聽見一個在那裏罵人的道：「我埋你！」他聽了，便到丈人家裏去了。

他見了丈人，第一句話就是「恭喜！恭喜！」丈人聽了很爲高興。他續道：「賣雞春呵！」丈人聽了，頗爲納悶。怎知還不肯休止，接着第三句道：「我埋你！」他的丈人氣的兩撇鬍子，活翹起來。便匆匆的跑進房裏去，對他的老婆說道：「你出去見他吧，當他說了第二句話的時候，你便須急轉進來，否則要討得個不小的沒趣了。」岳母出來，他第一句話，當然是「恭喜！恭喜！」第二句話也仍然是「賣雞春呵！」可是，當他方說完了這第二句話時，她已經很匆遽的返身入內去了。他看她不等話完，忙急的跑了進去，便在後面追趕着大嚷道：「只欠了一句『我埋你』了。」

有個愚蠢的女婿，八月時候，是他的丈人壽誕之期，他的妻子，

叫他前往去拜壽。可是，他認不得道路，便對他妻子說：「我不懂得那條路，怎樣去到他的家裏呢？」他的妻回道：「我懂得。」他說：「那末我們兩人同着去吧。」她道：「給人家看見了，很不好意思呢。」她想了一回，道：「好，我有一個妙法子，就是讓我比你先走一程，沿途把粗糠洒在地上做標記，你跟着牠前行，就可以沒有錯誤了。」夫妻說定了，便依着法子做去。

妻子沿途把粗糠散洒在地上，他也就在後面隨着行去。她跑到了母家，手頭還存了一些粗糠，她便把牠洒在屋旁的一個糞窟裏。他跟着到那兒，四望找不到洒着粗糠的去路，只見糞窟裏面有些粗糠浮着，以爲丈人的家是在裏頭，便「冬」的跳了下去。糞窟裏貯着尺深的糞水，這時把他瀆浸得一身惡臭。口裏大呼起「救命」來。他的妻子，聞

着聲音，從屋裏忙跑了出來一看。原來是丈夫跌在那裏，不禁搖頭嘆道：「你這東西，真愁，真真愁了！」

9

一個愚女婿，他的丈人家裏討新娘，——他的舅子娶媳婦——要親去慶賀。他的妻子，怕他到了那裏「目不識丁」貽人譏笑。便預先教導他道：

「我父親家的對門，是一間米店，米店外，懸了一塊牌子，寫着「不肯賒數」。門前的牆壁上，寫着「福星拱照」。大門貼的一付對聯是「時和世泰，人壽年豐」。家裏的後花園，有個蓮池，蓮池上榜着四個字，是「不許小便」。你一一記着，到了那裏說將出來，人家便不敢輕看你了。」

他既到了丈人的家，立在門首四下望着，對門的「不肯賒數」，壁上的「福星拱照」；聯上的「時和世泰，人壽年豐」，一一都給他說過。他而且稱讚那些字，寫得最佳妙，他的丈人聽了，暗暗的歡喜。想道：「人家都說我的女婿是愚笨的，現在看來，他是多麼精通呵！」食過午飯他很高興的，帶他去游後花園。他見了蓮池上的字，念道：「不許小便」。丈人不消說又是很歡喜的。少頃，丈人和他同回到廳上，新娘穿着縐衫，繫着一條紅裙；裙的中央，繡了一個「雙喜」，出來捧茶敬客。丈人便問女婿道：「她紅裙中央繡的是一個什麼字呢？」他呆想了一回，道「不肯賒數」。丈人答他不是。他又道：「福星拱照」。丈人又答他不是。他再想了一回，又道：「時和世泰，人壽年豐」。丈人又答他不是。他又凝神呆想了一回，忽然大嚷道：「對了，

對了，是「不許小便」呵！」大家聽了，不禁狂笑了一陣。

10

從前有個愚女婿，當他要到丈人家裏去上廳的時候，人家教授了他幾句「好話」，叫他預備到那裏說了出來，並囑他在路上須謹心記念着，休要把牠忘掉了。

愚女婿聽了，就深深牢記在心，一路上口裏只喃喃的念着那幾句好話。不意行至中途，有一條溝子，他縱身一躍過去，竟把剛纔口裏念着的好話忘記了。他心裏焦急的了不得。以爲這話一定遺落溝子下面，何不把牠撈將起來。於是，便俯身伸手入水溝裏去摸索。他那裏找得到那已失掉了的好話呢？久而久之，只摸到了一顆田螺。他想這田螺便是他剛纔所失的好話了。那時分，喜不自勝，便牢念着「田螺

田螺「前去了。」

到了丈人家裏，他說起話來，只是「田螺，田螺」。害得他們家裏的人，不曉得他究竟說的是什麼話；只好當他是一時精神瘋狂了吧了。

註——好話，謂吉利的語言也。

流傳於海豐一帶

其二

1

呆女婿底妻子，一天教他到母親家去借布機；她是知道他記性極壞的，所以教他把布機二字記熟。他一出門，便將布機不住地在口中

念，忽然走到一處低凹的地方，他一走出時，却把布機兩字忘了，他極力想記出來，但終於不能？飢——飢——肚——飢——肚——飢——他很難喜爲的是記出了他所要記的事。「肚飢，肚飢！」他一直念到丈母家裏。她丈母以爲他肚子餓了，趕快盛出麵和饅頭來，「肚飢！肚飢！」他吃了仍如前一樣地喊，她又拿出加倍的食物來給他吃，依然無效；丈母這才曉得他是來要布機的，不是肚飢，於是將布機給了他。他在半路上負得無力了，便把布機往地一摔，憤然對布機道：「你生了四個腳，却要我來背你，哼，你自己去走罷。」他怒說着走了。到了門口，妻子正望他拿布機回來，他却說道：「怎麼布機還沒有來？怎麼四隻腳還不及兩隻腳來得快呢？奇怪！奇怪！」妻氣極了。定要他再去拿回來，他只好遵命，這時布機已沾了露水，有點潮濕了，他以爲

牠不能回家哭了，便向布機道：「哭什麼？呆子！生了四隻脚怎麼不會走呢？我却比你少二隻脚還能走到呢！好好，呆子，不哭罷！我帶你回家去。」

2

呆女婿底丈人老頭（註一）快要做生了。有一天他底妻子吩咐道：「你在丈人老頭做生那天，好好地穿件挺括括的衣服（意思是穿件漿了的衣服，不要有皺紋的，）辦四樣禮物來拜你岳丈底壽；我先走等妳來，路上須要小心。」

到了那天，他辦了兩隻鴨子，蛋，麵，黑棗四色壽禮之後，便想起了妻子還有吩咐他底話來：「穿件挺括括的衣服。他跑遍了市上所有的衣舖，却找不出一件挺括括的衣服來。（都是很柔軟的）後來，他

看見一家做紙馬舖的壁上掛着無常大鬼穿的紙衣裳，便立刻中了意；於是他將紙衣服着上了身，帶了壽禮，向他丈人家走去。

在他路程中，還須乘船。兩隻鴨子在船上見了水上成羣的同伴，
丫丫，丫丫，丫丫大聲的叫起來；他見了，便說：「你們要洗洗澡罷？好，去！去！」他把鴨子放了。那兩隻得了自由的鴨子，丫丫，丫丫，幾聲大叫之後，直向一大羣的同類奔去了，他知道不對，便用蛋一個一個的丟去，想把鴨子趕回來；鴨子看見用蛋丟牠，愈便加划快了，蛋越丟得多，鴨子越去得遠。直到船中所有的蛋丟完才罷休！他又把壽麵向水中拋去，以爲可把鴨子繫回來，但是結果又失敗了，他氣極了，便跳下水去捉，不知鴨子早已逃得無影無跡了；同時他底紙衣因入了水就變成無用了，他一絲不掛的上了船，這時他

覺腹內很餓，就把四色壽禮祇剩下的那包黑棗全吃了；又解了一泡屎在草紙裏面，包好和原來的一般無二。他赤着身子，到了丈人底門口，就有人嚷，姑爺來了，他底妻子本不放心他的，此時見他如此模樣，便叫人引他由後門進來，又把衣服給他穿了；丈母見他只送一樣壽禮——據呆女婿說是上好的黑棗，也只好供在竈君面前，心中暗暗不樂。

呆女婿底妻子，又怕他吃酒時又鬧笑話，便對他說：「我把繩子底一端繫在你底腳指上，他一端由我拿着，我在門縫裏張望，我拉一下你就吃，不拉，你千萬莫動手。」他答應了，不久酒席開始，他在先時，都是由繩一拉之後才吃，後來他把吃剩的骨頭丟在地下，忽地來了幾隻狗，因爭食骨頭之故，遂打起架來，那條繩子被狗纏住了，

只是不住地拉動，呆女婿以爲是他底妻子叫他趕快吃，於是連碗拿起大吃大喝，還不足：兜起長衫，將桌上所有酒菜不管念一是三七只向懷裏倒。妻氣極了，連忙打發他回去。

呆女婿走了以後，孩子們爭着要吃那包黑棗；丈母正盛怒未退，便恨恨地道：「你們去拿就是了」。他們去了之後回說：「媽，是屎呀！」擦不夠。拿個凳子墊起來就是。「媽，又（註二）呀！」「呆子，黑棗原來是烏的呀！」「糞呀！」「噪什麼」，拿下來自然要分給你們吃的」！

其三

呆女婿的丈人要做生了；女的就吩咐他說：「去買頂又高又大的帽子來。」跑遍了所有的帽店，總找不出要買的一頂來。一走走到一家馬桶舖裏，他說：「這頂帽子倒是又高又大的！」這回生意算成了。就戴着回家。他的老婆出來給他開門，一看：「我的天呀！」他說：「你還看見天，我連地都看不見呢！」

有一次，丈人家裏的一隻牛死了；女的對他說：「到我爹那裏去一趟，勸勸我的爹跟哥莫着急。你說，「風吹鴨蛋殼，死ㄅ正(去)人安樂，」死了一隻牛算什麼事。」還好，他到了丈人家裏，竟說了妻教給他的兩句「風吹鴨蛋殼，死ㄅ正人安樂，」的安慰話。丈人說；

「你這回倒還聰明；好，給你一個牛腿子拿去煨湯喝。」

後來岳丈死了，女的又教他望望看，一走到丈人家裏他就勸道：「風吹鴨蛋殼，死_了正人安樂。」自然咯，少不得挨了一頓打；他還說「莫打，莫打！把個丈人腿子給我煨湯喝算了。」

5

呆壻一天到晚只曉得吃。他的老婆把一塊布教他去賣，囑他要賣把硬直的人；在街上，人家向他買布，他先把人家從上至下一摸，說：「你這人不硬，不賣！」他終於賣給一位硬直人——廟內的菩薩去了。

教他拿臉盆去買米。他說臉盆小了，那有他戴的瓜皮帽大，結果，錢去了，米則一粒都不能帶回來！

教他滅火法子，那知打鐵的正將燒得血紅的鐵打得火星直冒的時光，他見了，連忙拿起一盆冷水朝上一潑；這樣，他就飽享了一頓筍子炒肉的味。

妻教他把打他的人叫來，（呆壻說是有鬚的，）而他拉着鬍子進來的，不是別人，即其岳丈是也。

流傳於武昌一帶

其三

從前有個憨姑爺，討了老婆一個多月，還不知道有男女交合這回事。他覺得老婆這件東西毫無用途，實在是個贅物！後來他老婆忍耐

不住，只得教了他行房的方法。愁姑爺自從嘗着了滋味後，才發現了老婆的大用途：原來老婆能使他非常「自在」的！從此愁姑爺驚喜若狂，把他老婆看得寶貝似的，異常珍愛。一見着老婆，便叫着要「自在」！他老婆實在難以應付！

有一天，他老婆回娘家去，剛走出家門不遠，愁姑爺在後面追來，叫着要「自在」！他老婆沒法，只得在路旁草叢中，給了他一次「自在」！她以為滿足了他的慾望後，可以不再麻煩，便叫他回去。愁姑爺也應着說他可以回去了。誰知走不多遠，愁姑爺折轉頭來，追着他老婆又要起「自在」來！，她急得沒法，便在地上拾起一塊石頭來，夾在胯中，走到田邊，將石子拿出，往水田中一丟，叫道：「『自在』不要了！」。愁姑爺一個斛斗，便翻到田中，四處亂摸，摸了許久，

仍摸不着所謂『自在』也者！恰巧一個過路人走過，看見他只是亂摸，便覺得很奇怪，也走到田邊來看他摸什麼。碰巧田中浮出一個荸薺來，過路人便伸手抓過來，拿進嘴去吃了。憨姑爺一看大怒，攆過來抓住過路人便打，口中罵道：『你這混蛋，幹嗎把我的『自在』吃了！』他的老婆，在他亂摸時，已經趁空溜回娘家去，見爹爹媽媽去了！

其四

某人太蠢，他岳母常不把他當人，他妻很不快，因此給他三吊錢，叫他出門去學乖，學好了，再到岳家去。他拿了三吊錢，出門便走，走到一個堰（即池塘邊），見有一人在那裏發嘆道，『一堰好水，

可惜無魚。』他聽到，立刻就送那人一吊錢求那人教給他，他學好了，就再走。又走到一堰邊，見一人在那兒嘆道：『一堰好魚，可惜無網。』他又送那人一吊錢，學好了那兩句。乃又走，到一山扳下，適一牧童趕牛上扳，牛一不慎，跌了下來，牧童因道：『沙牛（俗稱牛爲沙牛，到底是那個沙字我不知道）上扳，跌破後腦壳！』他照樣送牧童一吊錢，又學好了這兩句，於是高興的跑到岳家，岳母見他來，給他一杯清茶，他就說『一堰好水，可惜無魚，』岳母想：『這孩子變聰明了，他譏我茶內沒放瓜片糖，且等我再給他一杯瓜片糖茶，他如何說。』於是進內，冲瓜片糖茶一杯送給她女婿，他接着茶說道：『一堰好魚，可惜無網。』他岳母又想到：『他又譏我沒放調兒（即茶匙），真聰明了，且再給他一杯放調瓜片茶，看他如何說。』乃再進去端一杯

放調瓜片茶送他，他一面喝，一面對他岳母望着，他岳母也望着慢慢的往後退，不提防退到丹墀邊，一下跌下丹墀了，他卽說道：『沙牛上坂，跌破後腦壳！』他岳母大怒，把他趕出門去了。

其五

(一)

某富翁一生有三個女兒。大姑娘的女婿是個文秀才，二姑娘的是個武秀才，頂數三姑娘長得漂亮好看，却攤了個粧稼漢的女婿。

當老富翁六十生辰，三個女兒和女婿都來慶壽。酒席之前，兩個秀才一口同聲的都要賦詩才能喝酒的。於是大女婿賦道：

「我的筆尖尖又尖，

筆幹圓又圓，

幾時某日開科選，

一中中個文狀元。」

二女婿賦道：

「我的箭尖尖又尖，

箭幹圓又圓，

幾時某日開科選，

一中中個武狀元。」

臨到了三女婿，他悶得滿臉通紅，說不出來。三女兒要求替他賦，大家也承就認了。她說：

「我的奶頭尖又尖，」

奶媽圓又圓，

幾時某日臨分娩，

「養養，文武兩狀元。」

大家都覺得無味，只好喝酒了。

(二)

有一家財主，他也有三個女兒。大女兒和二女兒都找了個讀書的女婿，惟有三姐找了個笨稼漢子。

當老財主壽誕之辰，他們都來慶壽。大女婿和二女婿都想難一難三女婿，主張必得增詩打對，才能喝酒。於是大女婿說道：

「我這把扇子，

放開來大。

合起來小。

夏天用的多。

冬天用的少。

二女婿賦道：

「我這把傘

放開來大，

合起來小。

雨天用的多，

晴天用的少。

臨到三女婿正悶得沒法時，忽然看見自己的老婆在窗外和些大姨

子們站着看。他便說道：

我那個老婆

坐下去大，

立起來小，

人家用的多。

自己用的少。』

他說完了，都哈哈大笑，惟把老丈人弄得難受。

十五，九，二十。

其六

「喂！明日是我媽媽（即母親）五十歲生日，我今天先去，你明兒一早；就把這五十個壽桃；五斤麵；同窠內兩隻鴨子拿出來細好，再到鎮上，買四斤豬蹄，裝一擔挑去，不要誤事！曉得嗎？」這是一位娘子對一個所謂呆子丈夫說。

呃！呃！曉得……曉得了！」他忙着答應。

「我娘家生客很多，去要放斯文些，不要獸頭獸腦的，給人家笑話！」

「呃！呃！有……有數了！」

「關照你的事情，不要忘記呀！我去了。」

「不……不會忘……忘記。」

果然第二天早上不會忘記。將五十壽桃，五斤麵，五斤雞，兩隻鴨子紮起來，裝入籃內做一擔，又到鎮上買了四斤豬蹄擺進去；就「杭育」「亥育」的挑將前去，走到半路，這兩隻鴨子却則管：『喇！喇！』的歌唱起來。

『爲什麼？真討厭！……哦！今天還沒有吃過水，』呆子想着了，歇下擔兒，把鴨子解開，望傍邊大河內一放，讓牠們吃水，鴨子搖搖擺擺的去了，好一會，呆子喊道：

『鴨子！你……你好上來了！噢！不上來？想是要吃東西，把壽桃扔下去給牠們吃罷！……不吃？還叫哩！想是要吃麵；摔下去，鴨子！上……上來……來罷！奇怪！還不肯上來，大約要肉吃喇！把蹄子給牠們吃，噢！還不肯上來，這怎麼辦？下河去捉罷！』呆子想着

就實行，馬上脫去衣袴，下河捉鴨。

「鴨子！你到我這裏來呵！不要到河心去呀！」

鴨子怎聽他的命令。呆子將近河心，水已過肩，馬上沒命的逃上來，只好穿好衣服坐在岸上獸着。

「咦！鴨子朝前遊過去了。」於是跟牠走，確巧到了一個擺渡口，遇着擺渡老頭兒撐船相幫，方把兩隻鴨子捉住，上船過河；籃內只剩兩隻鴨子了，老頭兒問他要渡河錢。呆子說：

「沒有帶！」

「沒有渡河錢，怎能渡河呢？」

這可把呆子窘了，後來忽然想了一個法子說：

「這兩隻鴨子給你，算……算做過……過河錢罷！」說着將鴨子送

過來。老頭兒一想：「呵！這是一個呆子，這兩隻又肥又大的鴨子，倒值好幾文哩！管他媽！收下罷！」

呆子過了河，挑了一空籃的禮物，跑到丈母家，只見他女人同丈母在門，已經張望了好多時。

「死吓！怎到這時纔來！東西！東西！東西呢？」

鴨子在路……路上要……要吃水……
子把他一切經過斷斷續續地說了半天，娘子的臉氣得發白，也沒有法子，只好說：

「別的隨他去了！殺吓！過河錢怎麼總不帶，過河要這許多錢，將兩隻鴨子給人家？這裏過河錢快拿去，把鴨子贖來！這老頭兒還認得嗎？」

「認……認得哩！他……有鬚……鬚子的。」

「快點去呀！」

「呃！呃！」

呆子又回到了河邊，太陽已將向西山遙落，老頭兒早搖船回家去了，只好在這兒東張西望的尋找。

在這時候有姊妹二人：從外婆家來，要回家的，走到河邊，姐姐說：

「妹妹！我說要早點走呀！你看天漸漸黑了，擺渡船又沒有，怎麼弄呢？只有繞路從那個大橋上面回去了！」

「姐姐！繞大橋要多走三四里路哩！那末，豈不是到家格外晏嗎？許要挨媽媽罵的。」又低聲附耳說。

「喂，我前次回來，也是這樣晏，就從前面樹林底下涉水過去的，水不多深，至多齊胸。這時又沒人，我們把衣裳擎高點，一霎工夫就過去了！再好沒有！」

「這樣也好，看看有沒有人走過？」

「沒有！沒有！」

呆子到下游找了一會，沒找到老頭兒，確巧經過樹林來找，被他找着了，就不問三七二十一，也不及脫衣服，趕下水去，超過她們面前攔住並且拖着她們，口內喊着：

「哎哎哎！你……你還……我鴨子！哎哎！你還我鴨子！」

這姐妹二人羞得拿衣服遮住臉面說：

「你這人怎這樣邪氣！誰拿你的鴨子？」

「你還賴？我早上給你的鴨子！我女人叫我把船錢給你，你把鴨子還我！你以為把你的鬍子從嘴上拿下貼在低下，我就認不得你嗎？哼哼！還我鴨子！哎哎！」

(二)

這一家人家，有三個女兒；因此有三個女婿，大女婿是讀書人；二女婿是買賣人；三女婿是呆人。有一天，三個女兒和三個女婿統統到岳家來了，吃酒，大二兩個女婿曉得這三連襟是一個呆子，有意要尋尋他開心，酒過三巡，大女婿說：

「只吃酒，沒有興趣，我們今天行個酒令。」

「贊成！贊成！行個什麼令呢？」二女婿說。

「我們各要說兩句——四字一句——的俗語或兩句書，要第一個

字和最末一個字都是「仁」字音，說不出罰十大杯。」

「好！襟兄先來！」

於是大女婿說：

「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。」

「人不好學，不能成人。」二女婿說：

臨到三女婿了，呆子不懂，臉只好漲紅着，三女兒在房內聽見氣得跌腳，跑出來在呆子背上很命的敲了一下說：

「快說噯！」這一打，非同小可，呆子發急了，身子一扭；惡很很地說：

「人又不會，你要打人。」

其七

I

有一個傻女婿，他的妻子却非常能幹。

一天，他妻子對他說：「你去丈人家問丈母把布機借來。」

「什麼？「肚饑」？」傻女婿問他的妻子。

「不是「肚饑」！織布的機，叫做「布機」，你只要向丈母要，她就給你了。——可別忘了「布機」！」他妻子回答。傻女婿這次才曉得「布機」，於是一路「布機」「布機」的念着，不料走到半路，被石頭絆了一交，把「布機」又跌成「肚饑」了。走到丈母娘那裏，大嚷「肚饑」，丈母

連忙給他預備點心。他吃完了點心，仍是嚷「肚饑」，丈母又給他吃飯，吃完了，仍是說「肚饑」。丈母生氣了，便去織布。傻女婿連忙跑到丈母面前對她說：「丈母，就是要這個「肚饑」！」

「傻孩子！這不叫「肚饑」，叫做「布機」。你拿回去吧！」他丈母笑着說。傻女婿於是拿回去了。

走到半路，他忽然想起布機有四條腿，他只有兩條腿，怎麼還叫他背呢？於是就對「布機」說：「你有四條腿，我只有兩條腿，你應該背我，怎麼叫我背起你來了？豈有此理？自己走！」說着，就把「布機」扔在街上，自己跑回家了。

到了家裏，妻子問他：「「布機」呢？借來了嗎？」

「啊！它還沒有回來嗎？奇怪！它四條腿，我兩條腿，它還比我

走得慢，可惡東西。」儂女婿很驚訝的說。他妻子知道他發儂氣了，連忙叫他拿去。幸而沒有被人家拿去，只得背了回來。他妻子織了許多白布。叫他去賣，并且對他說：「你最好把這布，賣給和氣點的人；倘使凶樣的人要買，你不要賒給他，和善的人，賒給他也不妨。」他妻子說一句，儂女婿點一點頭，直等他說完，拿了布去了。

走了半天，沒有人來買他的布，就跑進一個廟裏，旁邊坐着許多羅漢，他挑了一個笑嘻嘻的羅漢，對他說：「你買布嗎？我賒給你，講好多少錢一尺？」正好空中一隻老鴉，「丫，丫」的叫了二聲，儂女婿說：「啊！二吊八一尺，够本了，先賒給你。」說完就把布放在羅漢身上，自己跑回家了。

到了家，他妻子問他賣給誰了，他說：「我賣給對過廟裏的和

尙，他倒很和氣。什麼話都不說，就說了個二吊八一尺，我賒給他了。』他妻子聽了，知道是賣給羅漢了，因為廟裏早就沒有和尙。就叫傻女婿快去拿。傻女婿跑到那裏一看，早就被人拿去了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走到半路，看見人家出殯，有許多人穿着孝，他跑上前抓住孝子說：『我賣給羅漢的布，你們做起衣服來了，快還我！』被人家打了一頓，跑回家，告訴妻子。他妻子說：『這是出殯，人家怪難過的，你去搶東西；當然要打你，你應該哭。』

有一次，他看見人家做喜事，就跑去大哭，嘴裏還說：『你們家死了什麼人？』又被人打一頓，他只得埋怨他的妻子，妻子說：『那是娶親的，你應該歡喜才是，怎麼好去哭呢？』

一天，人家着火，他以爲是喜事，大笑，并且說：『這家娶媳婦真

熱鬧，有意思。正說得高興，又被人打了一頓。從此再也不敢惹事了。

2

一天，傻女婿的丈人來訪傻女婿的父親。

「尊大人在家沒有？」他丈人問。

「什麼是「尊大人」？」「尊大人」是什麼東西？」傻女婿說。他丈人聽了這句話，早氣跑了。

到了晚上，他父親回來，他連忙跑到他父親面前問：「爸爸？」「尊大人」是什麼東西？今天有人要找「尊大人」，我說不知道！」

「尊大人就是我，我就是你的尊大人！可惡東西！連這點都不知道！」說着，就打了傻女婿兩個巴掌。

第二天，丈人又來找尊大人，傻女婿上前給他丈人一個巴掌，說：「尊大人就是我，我就是你的尊大人。可惡東西這點還不知道！他丈人又被他氣跑了。」

3

傻女婿的父親一天對傻女婿說：「今天你丈人要來，我要出去，不能在家等他。你可別學上次這樣不恭敬！」

「是！是！」傻女婿答應。

「他進來時，看見院子裏的牛，你就說：此等小畜，寒家有數十餘條，何足掛齒？倘使丈人要，就請拿幾條去。要是問你尊大人，你就說：上終南山下棋，早則歸來，晚則與老僧同榻。走進屋子裏，看見屋中所掛的畫，他倘若問你。你就說：這是唐伯虎的名畫。」傻女

壻一一答應了。

等到下午，他丈人才來，剛一進院子，先問傻女婿：『你父親呢？』傻女婿就說：『此等小畜，寒家有數十餘條，何足掛齒？倘使丈人要，就請拿幾條去。』丈人不禁大笑。又問：『你母親呢？』傻女婿說：『上終南山下棋，早則歸來，晚則與老僧同榻。』丈人聽了這話，非常驚訝，就問：『你說的是什麼話？』傻女婿很得意的說：『這是唐伯虎的名畫。』

4

從前有一個年已弱冠的人，天資非常呆笨，差不多連自己的姓都辨不清。

有一天他的岳父家辦喜事，他的妻子叫他去道喜。未去的時候，

他的妻子恐怕他不懂規則，鬧出笑話來，便囑咐了幾句，又對他說：「人家同你說話的時候，稱呼人家的人必須用『令』什麼。對於自己的人便稱呼『舍』什麼。千萬別顛倒了，忘記了，受人們的笑話。」

到了岳家，吃過席後，許多賓客都走了出去，去鬧新房。客廳裏只剩他一個，那正中間的方桌上擺了幾碟糖，一個老鼠悄悄的扒上桌來吃。他一聲不響只是呆呆的看着，直等到賓客回來的時候，老鼠才一溜煙的逃走。

于是他便對他的岳父道：「剛才我看見令鼠（叔）將令糖（堂）給吃了。」說着指着碟子裏的糖。這時許多賓客聽了，個個大笑起來。

5

一次，他的岳父得了一匹好馬，便請三位女婿來赴宴。未開席的

時候，他的岳父因為要試驗三位姑爺的才學，便請他們三人各做一首賦馬詩。

于是大女婿沉吟了一會便做到：

火上攔鵝毛，

丈人騎馬到餘姚，

騎來又騎去，

鵝毛尙未焦。

二女婿也做到：

水裏拋銀針，

丈人騎馬到山陰：

騎來又騎去，

銀針尙未沉。

吟完之後，他也做到……

丈母娘放個屁，

丈人騎馬到諸暨；

騎來又騎去，

丈母娘屁股眼尙未閉。

6

一天，他的妻子買了一把竹吹帚，叫他送到岳家去。他在路上徜徉了好久，看見在河邊上有一個人捧着一籃魚叫賣。他就將賣魚的叫住，將魚都買了，便將竹吹帚一支支劈開在魚肚上插好，然後走到岳家來。

到了岳家，將魚送給他的岳父，並且說：「這是我自己在河裏用屁股箭插來的，請您嘗嘗新鮮，」他岳父見了很驚訝的向他說：「真的麼？是你自己插來的麼？」他毫不遲疑的回答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是我自己插來的。」

「此地有兩隻老虎，時常出來傷人，你能去捉牠麼？」

「捉老虎我能，我可以用屁股箭去將牠插死。」他很高興的說。

于是他的岳父又說：「現在官府裏已經出了賞格，誰能捉住牠們，可以得一千兩銀子，還能做官。這兩隻老虎夜裏才出來。今天吃過晚飯去也不遲。但是你用什麼東西，我可以去預備。」

「我會屁股箭，要兩根竹竿就行了。」

晚飯之後，他便欣然拿了兩根竹竿，到山裏去捉老虎。他又不知

道老虎的巢穴在那裏，差不多一個山都踏遍。連老虎的影兒都沒有，如此跑了一夜，已是疲乏不堪，便找了一個山窟，想打一個盹兒；這山窟非常溫暖，便朦朧睡着。正在夢裏，忽被一聲吼的聲音驚醒，洞外面一陣腥風吹來，吹得樹葉沙沙作響，洞口便擁進一個毛鬆鬆的獸來。他不知是什麼東西，便將竹竿朝那獸肛門用力送了進去，只痛得那獸吼亂叫，便跑出洞去倒地死了。他爬出洞來一看，死的便是一隻老虎。

天已漸漸明了，他便拖着死虎走下山來，迎面便遇着他的岳父領着許多獵戶，都拿着刀棍到山上來找他；只見他已經將老虎捉來，都露出一付驚訝而高興的樣子，他的岳父更是非常高興。許多人都問他捉虎的方法，他便說「我用屁股箭射死的。」衆人更是佩服十分。

當天夜裏便備了一桌酒席請他，又請了許多人作陪。

有兩個賊。很垂涎他的岳父的價值錢的寶物，只是怕他的「屁股箭。」不敢一試。這日甲賊同乙賊商量一個很妙的計策來偷。偏偏這夜他瀉肚子出來解手，便看見這兩個賊，一面嚷着：「有賊！有賊！」一面在地下拾了一把石子拋去，兩個賊嚇得急忙就跑。一直聽不見他的聲音，方才停住：各自將屁股上捆的銅板拿了下來一看，互道：「險呵！若沒有這銅板，我們的命便沒有了，連這樣厚的銅板都穿了許多小洞。」

原來這兩個賊不留神誤將別人家的火銃蓋（註一）偷了來，還以為是他的屁股箭穿的小洞呢！

（註）火銃蓋就是冬天鑄手脚的火爐的蓋子，如同北方烙餅爐蓋一樣。

有一家，三個女兒，都出嫁了。惟獨三女婿是個傻子。

一天，丈人做生日，傻女婿的妻子對他說：『今天是你丈人的大壽，我先去，你去買點禮物，隨後就來。』

『買什麼壽禮？』傻女婿問他的妻子。

『壽桃，壽麵，再買點糕點，二只鴨子。——還有你自己的衣服，看你穿着這種破衣服怎麼去？』他妻子回答。

『什麼衣服？大褂，褲子？』傻子仍舊不知道。

『衣服最好要發亮的，大褂，褲子，裏衣，還有帽子，帽子要硬的。』他妻子告訴他。他一一答應了。他妻子先去。他拿了錢去買東

走到街上，先去買了糕點，壽桃，壽麵，鴨子。又跑到衣服舖子裏買衣服，他照照都不發亮。就走到做冥衣的舖子。買了二件紙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又亮，又好看。就差帽子了。帽舖裏都跑到了，沒有硬帽，看見一家賣馬桶的，就把馬桶當做帽子，一搖一擺的走。

走到半路，那兩只鴨子直是「丫，丫」的叫個不住，傻女婿便說：「你渴了嗎？」說完就把牠的嘴放在河裏，叫牠喝水，那鴨子還是叫，傻女婿說：「你們倆在河裏洗個澡罷！」他就把鴨子放在河裏，自己在岸上等，等了半天，不見它們倆回來，就說：「你們餓了吧！我給你們點糕點吃。」說着，就把一盒糕點都倒在河中，鴨子直是不肯上岸。他又把壽麵倒下去，仍舊不肯上來，於是拿壽桃，一個一個的望河扔。鴨子以爲人家拿東西打他，嚇的連忙跑，他愈扔，鴨子愈走得

遠，把饅頭扔完，鴨子已經跑遠了。

這會他才急了，連忙下河去捉，滿河裏鬧了一陣，直是捉不着，弄得滿頭是汗，一只手又要管着頭上的馬桶，鬧了一個鐘頭，只得上了河，這時一身的紙衣，都濕得不能穿了，一塊塊的貼在身上，只得一塊塊的弄了下來，赤條條的，頭上帶了一個馬桶，一直跑到丈人家去。

他的妻子在丈人家，直等的不耐煩，人家大姑爺第一個先來，騎着大馬來了。二姑爺第二個來，坐着大轎子，前呼後嚷的來了；三姑爺直是不來。一直等開飯的時候，才聽得當差的來回說：『三姑爺帶着個紅漆馬桶，赤條條的來了。』傻女婿的妻子聽了這句話，早把她氣個半死。

這時丈人在那裏發脾氣，當差的又問：『請三姑爺在那裏坐？』

『請他在毛廁裏坐！』丈人惡恨恨的說。

南邊毛坑很大，傻女婿只得蹲在毛坑裏。他的妻子可憐他，偷偷的送了碗麵給他吃。

他正吃得高興，大姨子來小便，他以爲給他送作料來了，連忙拿麵碗去接，看看已經很多，於是大嚷道：『醬油够了。——麻油够了——足夠，足夠！』把大姨嚇得要命。

8

這日，丈母生日，他妻子有點不舒服，就對他說：『我今天不能去，你去買兩只鴨子送去吧！可是鴨子要肥點，最好你挑方頭白屁股的買。』傻女婿答應了。

走出門，看見一個道士在街上出恭，他見道士的頭是方的，屁股也很白；便一把將道士捉住，道士見他瘋瘋癲癲的，嚇得揪着袴子就跑。傻女婿就在後邊用力的追，嘴裏還嚷着：『好肥的鴨子，看你跑到那裏？』

道士情急生智，看見前邊有一個破廟，一個和尚站在門口，他就撞進門，把二扇山門一關，嘴裏嚷着：『不好了：不好了！快關門！……』和尙莫明其妙，便跑上樓去，由樓窗上探出頭來望望，傻女婿見了，便大聲的說：『好肥的鴨子，剛上樓，就下了個大圓鴨蛋。』

傻女婿的丈人，見他屢次鬧笑話，怪他不會說話，叫他去外邊學

話。

這日，傻女婿走進門，看見兩只狗打架，爲了爭一塊餅，旁邊就有一人說：『兩犬不吃食，直打架。』他便把這句話記在心裏。又走了半天。碰見一只驢在地上打滾，旁邊有人說：『抽大頭揪尾巴。』他又聽在心裏。一會，又看見一個老頭抱着一個小孩，那小孩直打老頭，老頭就說：『孩子，孩子！別打爺爺。』他就把這三句話，一路背到家去。

丈人同丈母正在吃飯，兩人非常客氣，在那裏讓菜，他就跑進去說：『兩犬不吃食，直打架。』丈人，丈母都莫明其妙。正好此時丈母進去端菜，走到半路，摔了一個斛斗。傻女婿便說：『抽大頭，揪尾巴。』丈人，丈母聽見這話，就跑過去打傻女婿，他便嚷道『孩子，

孩子！別打爺爺。」

其九

1

一家老兩口子跟前只有一個兒子。這個兒子雖然是呆子，他們仍然是嬌生慣養的。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請了一個「能牙會說」的人到一個鄰村裏訂了個媳婦給他們的兒子。誰知「沒有不透風的牆」呢？等了幾年，將該結婚的時候，他的丈人和丈母知道他是呆子了，于是非要退婚不可；畢竟事實是事實，他的父母用了千方百計，終歸無效，只好退婚。父母那時已經是白髮老人，抱孫之念自然很切。看看兒子

呆頭呆腦的連個媳婦都說（註一）不上，不時痛苦流涕。這一層意思，在他自己覺着「滿不在乎」；他以爲媳婦有什麼用處呢？不過白養活着她罷了。

一天，晚飯後，他父親不由得向他流露出來：「兒啊！因爲你傻，誰家的女兒也捨不得娶給你，你一天價也不羞，唉！……」

他說：「不娶給我，我還不娶呢。爹啊！娶一個媳婦有什麼難處？你如果能給我二十兩銀子，我出去學一些乖巧，我敢保能把我的那個媳婦奪回來，」

他父親冷笑了，說，「別說傻話了！我給你二十兩銀子，你出去學乖巧！……」于是就給了他二十兩銀子。

第二天，他就拿上銀子出發。

他出了村口，鮮紅的日頭才一竿來高，一大羣小鳥在樹林裏唱得山響。忽然間，一個鷓子飛到那裏，便「鴉雀無聲」了。他看見兩個鄉下老，經過那裏指着樹林喃喃的說話；便三步作兩步的到了他倆前面，說，『說什麼呢？說什麼呢？』

一個人說，『說閒話呢，與你不相干！』

他說：『告我說，我給你們五兩銀子。』

『真的？』

『真的！』

那個人很喜歡的說：『我們說，「一鷓進林，百鳥啞音」。』

他聽了，立刻拿了五兩銀子給了他倆。

往前走了不遠，他到了一條小河岸，見兩個人愁眉不展的守着一

條一根木頭的橋兒像要過去，却又怕危險的樣子，嘆息了兩聲。

他跑過去，說，「嘆息什麼呢？你們告我說，我給你們五兩銀子」

一個人說：「我們說，「雙木橋兒好過，獨木橋兒難行。」

他把銀子遞給他倆，又往前走，見了一個農夫用兩牛耕地，牛們東倒西歪的不出力拉，一面拿鞭打着，一面罵着，

他走過去問道：「你罵什麼呢？你肯對我說，我便給你五兩銀子。」

農夫說，「我罵，「子牛（公牛）靠⁴一²子（母牛），⁴一²子靠子牛！」

他把那時所有的銀子分了一半給了耕地的，汗淋淋不肯歇一刻

兒，又往前走。

吵嘴的聲音送到他的耳朵裏，抬頭看時，離他不遠有兩個人攆着被褥像去城裏打官司的樣子，怒恨恨的吵嘴，最後，一個人躁了兩腳，指着那一個氣憤憤的說了兩聲：『我們有什麼話私下不用說，到城裏大堂上再說吧！』一直向前走了。他不顧人家喜怒，趕忙問那個人說什麼話並且允許給那個人五兩銀子，假若告訴他說。

那個人把原話告了他，他把所有的銀子給了那個人。

他把銀子花完了，很迅速的跑回家去。

* * *

湊巧兒，等了兩天，他丈人家過事兒，（紅白事兒，如結婚或發落人。），他去封禮了。

晌午錯，坐席的時候，他不愧不忙的自席棚那里走去，席上的人們誰不知道他是傻子呢？遠遠的，都大眼望小眼的看着他發笑。等他到了席棚裏，大家，大家都眼巴巴的望着他不言一語。

他開始用他學的乖巧了，說道：『二鷄進林，百鳥啞音。』

衆人聽了，覺得非常的驚訝；想到，他們吃了虧了：把他們比作鳥兒，把他自己比作鷄子。

別人預先就想玩弄他，在他那裏只給他預備了一隻筷子，試探他傻到什麼程度。他一看這樣情形，說道：『雙木橋兒好過，獨木橋兒難行。』

衆人都呆了，誰還疑惑他是傻子呢？

席完了，他親自去找了他丈人和丈母，說：『還把你女子給我

吧！」原來他在席上的兩句話，早已飛在他倆的耳朵裏了，他倆這時正在屋裏懺悔以前退婚的事情。

『你說怎麼着？』他丈人問他丈母。

『你說呢？』他丈母反問他丈人。

他氣憤憤的罵『子牛靠 ヒ一子 子，ヒ一子 (Onien) 子靠子牛！』

他倆聽了這話，比他倆是牛，臉上立刻變了鮮紅，像鞋底打的一樣。呆呆的都不出聲。

他踩了兩腳，指着他倆說道：『我們有什麼話私下不用說，到城裏大堂上再說吧！』說完，便往外走。

他倆聽說到城裏大堂上再說，吃了一驚，自思無故退親，不佔一點理兒，慌忙拉住他，說：『好女婿，別走，別走，我們允許把女兒

給你！別走，好女婿！」……

他聽了這話，覺得「張飛的鬍子滿臉」，歡喜的一跳一跌的回家了。

說*訂也

流行于直隸，井陘，東焦村。

2

有一個好說傻話的人，正月初二日想到他丈人家拜年。未去以前，他的聰明的女兒，便悄悄的很誠懇的對他說：「爹啊！今天到我老爺家（他丈人家）不要說話才好！」

他笑着點了點頭，合了眼，靜靜的待了一會，深深的把她的話裝在心眼裏。

他的聰明的女兒，雖然把話對他說了，但是等了一會兒，又想到「山河易改，秉性難移，」自己不親身和他去，那能放心呢？于是她騎上灰毛驢兒，教她爹拿着一條小鞭在後面趕着，他倆一同往她老爺家走去。

一路他除了吆喝幾句催促驢兒快走的簡單聲音，便皺着眉頭，一心一意記着他女兒向他所說的話。

本來起身就不晚，加以小灰毛驢兒跑得又很快，所以日頭兒三竿高的時候，便到了他丈人家門口，

他的年約五六歲的妻姪，正在門口日黃的地裏一跳一跳的玩耍，遠遠的望見他姑父趕着驢走來，便忙忙的轉回跑到家裏，告訴他爺爺

（祖父）說。

他的女兒才從驢上就着一大塊石頭下來，還在大石頭上立着；他的滿臉笑紋的丈人，已經走出門來迎接他們。

「他姑父，你們來了？」他丈人向他隨便一句「見面話。」

他低着頭，不說話，牢牢的記着他女兒的話。

他丈人又連着問了好幾句，他還是不說話。

正月的天氣短得和冬天差不多，一轉眼日頭就跑到正南，該吃晌午飯的時候了。等着把飯一樣一樣的擺在桌面上以後，他也並不「作客」（客氣），一皮股坐在席上，呆呆的凝視着那飯，流着涎水。

他的聰明的女兒，他的白髮白鬢的丈人，同和他在一塊兒坐下，他丈人想着：「素來他女婿是出名的「呱呱嘴子。」（好說的人）今天怎麼一句話也不說，大概是有什麼不快活的心事？」于是又很關心

的問他：「他姑父，心中有什麼事，怎麼不說話呢？」

這樣的話，數不清問了有幾百句，他還是低着頭，呆呆的看着那飯，一聲不語。

在他的女兒以爲對他說，「不要說話」是「不要說傻話。」誰知道他連什麼話也不說呢？她看着她老爺面紅耳赤的現出很難以爲情的樣子，趕忙向她爹說：「我老爺問了你半天，怎麼你不說話呢？」

這樣的呱呱嘴子，等了半天沒有說話，悶的要死；當他聽了他女兒的話，自然是歡天喜地。

「唉——」他對着他女兒說，「說起不說話來，我給你說個不說話吧！有一年，我和你二叔去偷高粱，那塊田地很長，我們兩個在地的東頭兒偷，主人在西頭兒大聲吆喝——誰在東頭兒偷高粱呢？」我

悄悄的不說話，你二叔也悄悄的不說話。主人投過去好些塊小頭蛋兒，又吶喊了半天，我倆還是悄悄的不說話，看看那個不說話！』

他丈人看他說了話，很是歡喜忍住了笑，很和氣的向他說，『他姑父，請吃吧！』

他笑了笑，點了點頭，目光轉到他丈人臉上，又說：『說起吃來了，我給你說個吃吧！有一年我和我二兄弟去外村裏作早工兒，（短工）不想有一天濛濛着小雨，沒有下了市，身上連一個錢也沒有帶着，餓得我倆頭旋眼黑。啊，運氣還不錯，沿街走着到一個財主家門口，看大門裏二門外，有一個喂狗盆子；那裏面盛着幾塊白紛紛的米飯，我倆乘那時沒有人看着，狗也沒在那裏，便快跑過去，搶那米飯。他抓了一大把吃了，我也抓了一把吃了，一會兒，把喂狗盆子的

飯塊都吃了個乾乾淨淨。看看那個吃吧！」

他丈人哈哈大笑以後，又故意的讚揚他：「你說的真熱鬧啊！」聽了他丈人讚揚他的話，更是歡喜得不得了，長出了一口氣，精神大振起來，聲音放大了：『熱鬧?!說起熱鬧來，我給你說個熱鬧吧！有一天，好日(喜日)太大，忘八(註)們不够用，我便和我三兄弟去當忘八了。我跨着一個大忘八鼓，他提着一面大疙搭鑼。全村的孩子老婆們都在街旁擠着看我們。我用力把大鼓敲了兩下「東!東!」他緊隨着打了一聲鑼「噹——」。人們都張着大嘴，捧着肚子笑成一塊。看着那個熱鬧不熱鬧!』

他丈人不敢再插話，怕又引起他許多話來，以致把飯放涼。所以一聲不語拿起筷子來就吃。他見了別人去吃，也便趕緊的去搶着吃。

吃完了飯，他又想說話，他女兒喪着臉，搶白他一句：『去牽驢兒，我們走吧！』

他慌不忙的站起來，笑嘻嘻的對她說：『唉——說起走來，我給你說個走吧！那年你才三四歲的時候，你二姑和一個和尚犯了姦，縣官把她判了流刑；今天從這裏走到那裏，明天從那裏又走到別處。看看那個走吧！』

他把話說完，揚揚得意，搖搖擺擺的出去。

二，二八。

註：我們那裏娶親時用的乞丐叫做忘八，有的人專作這種事樂，

3

一個老頭兒買了一匹很伶巧的小棗紅馬，非常的滿意。一天，老

頭兒做壽。他的三個女婿都很喜歡的來上壽。他們一塊兒到了屋裏，老頭兒第一句話便問：「你們進來的時候，都看見門前拴着那匹小棗紅馬了吧？」

「看見了！」三個女婿都點了點頭。

於是老頭兒把他預先定的計畫說出來：「三位女婿，今天和往日不同，坐席的次序，不按大小。我先請你們猜猜（那匹馬是什麼地方的馬，並且值多少錢），誰如果猜對，誰坐上席！」

「好，好！」大女婿和二女婿一口同聲很喜歡的贊成，冷笑着拿眼角兒斜了斜三女婿。

三女婿像沒有聽得他丈人的話似的，只是仰着頭兒呆呆的看貼在牆上張牙舞爪的張天師。

大女婿在屋繞着灣，二女婿搔着腦袋，都是專心致志的思索。

『大女婿』！老頭兒和和氣氣的問：『猜着了沒有？這馬是什麼地方的馬？多少錢買的？』

大女婿謙謙恭恭的半信半疑的說：『我看着這馬的顏色，像是山西馬，該值五十吊錢！』

他丈人笑着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『不是，不是。』

『你猜呢？』二女婿！』老頭兒轉過頭來問二女婿。

二女婿忽然立起來，很傲慢像有把握的樣子，大聲說了：『教我猜？哼！我敢保一句話猜對！』

『你猜！』他丈人催着問。

他指手畫腳的說：『看這馬的後腿，便可以知道是山東馬，那有

是山西的道理？應該值五十五吊錢！」他說完以後，眼巴巴的注目着他丈人的臉。

「咳，咳，咳！差得更多，哈哈……」他丈人大笑了。

「怎麼？差得更多！真的嗎？」二女壻伸着頸子很莊嚴的說：「那麼，沒有坐上席的，上席空着嗎？」

「怎麼？二女壻還沒有猜呢，焉知他猜不着？」他丈人說。

二女壻冷笑着點了兩下頭。

老頭兒走到三女壻跟前，還未開口；三女壻便很自然，不加思索的說出：「這馬不是本地馬，是雲南，貴州馬，應該值四十八吊二百錢！」

大女壻和二女壻都緊緊的抿嘴預備大聲冷笑。可是，老頭兒驚喜

起來，想到「人人都說三女婿呆，真冤枉了他。」待了一會，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！一星兒一點兒也不錯！這馬確是雲南貴州馬。四十八千二百錢買的！好，一會兒，三女婿坐上席！」

大女婿和二女婿驚奇的了不得，不由的吸了一口冷氣，同時又慚愧又忌妬。

原來老頭兒的三個女兒裏面，三女兒最聰明，未至上壽以前便早已告給她男人說，那馬是什麼地方的馬，多少錢買的，教他念了好些天；因爲她早知道她爹要提議這些事情。

坐席的時候，三女婿便坐在上席了。他莫名其妙爲什麼因爲說了兩句，便被別人尊敬起來。他暗地裏又默誦了默誦那些話，

『請大家動筷兒吃吧』老頭兒好像專對三女婿說話似的。

三女婿拿起筷來細看了一回，說：「這雙筷子不是本地筷，是雲南貴州筷子，應該值四十八吊二百錢！」

「三女婿才是喜歡說笑話呢！」老頭兒微微的笑着。

大女婿和二女婿也以爲三女婿說笑話，也陪着老頭兒笑了。

「叮噹！」一聲，三女婿把飯碗掉在地下，撒了他一身菜湯。他丈人迅速的拿了條帚，替他打掃身上的菜湯。

他沒事似的，莊莊重重的，指着條帚，「這個條帚不是本地條帚，是雲南貴州條帚，應當值四十八吊二百錢！」

他丈人聽了他這些「驢唇不對馬嘴」的話，立刻把條帚放下，轉了個身，背向着他，對他表示不滿意的樣子。

他又指着他丈人的屁股，說，「這個屁股不是本地屁股，是雲南

貴州皮股，應當值四十八吊錢！」

他丈人驚奇「爲什麼說到皮股便少了二百錢，」以爲他必定有話可說，以前所說的話，未必是傻話。便趕緊轉過臉來問他：「爲什麼皮股少賣二百錢呢？」

他冷笑了，說，「皮股中間有一條破縫兒，不少賣錢。誰肯買呢？」

（流傳於直隸井陘東焦）

其九

呆女婿將到丈人家去會酒。——新婚後次年正月新增例到丈人家去

住些日。叫作會酒，亦叫住十五——但因太呆蠢，怕露了怯。他父母因打發他帶着五十兩銀子去學話。

他遵命外出，偶走到一樹林內，林內百鳥齊鳴，正自得意，忽來一鷓子，於是立時全都靜默。一樵夫因道：「一鳥入林，百鳥啞音。」他聽到，立送給樵夫十兩銀子，求教給他那句話，樵夫便教給了他。他往前走，遇見一人正過獨木橋，口內喃喃道：「雙雙好走，獨木難行。」他又送那人十兩銀子求學那句話，那人只得教給了他。往前走，看見一漁翁正在河內打魚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可惜一河好水沒有魚！」他又送漁翁十兩銀子，求學那句話。漁翁也教給了他。又往前走，看見一個偷東西吃的狗從一家跑出來。一個老太婆拿着挖灰耙一面趕着一面罵。狗不住回頭眡。老太婆于是說：「老狗！老狗！你不

用眦（才突出之意）牙，回來給你一挖灰粑。」他又送給老太婆十兩銀子，求學那句話。老太婆也教給了他。末後來到村邊，一老母豬正在鑽一竹籬。因肚大孔小，不能鑽過，亦不能縮回，旁一人道：「老母豬鑽竹籬，進退兩難。」他又送給那人十兩銀子，求學那句話，那人又教了他。學了五句話，銀子已經用完，於是回家。向他父母報告後，父母亦很滿意。

到了日期，便去到丈人家。丈人家正有許多熱熱鬧鬧的談笑着。見是姑爺來了，全歸靜默。他便說：「一鳥入林，百鳥啞音。」話說得非常對景。大家全很驚訝，說：「姑爺並不呆呀！」等到吃飯，他舅子們便給他擺上一根筷子，想試試他，他於是說：「雙雙好走，獨木難行。」大家很驚異，忙給他添上一根，隨後給他端上碗菜，却只有湯

水，他夾了半天夾不上東西來。就說：「可惜一河好水沒有魚！」大家全以爲他不呆了，丈母聽見說喜歡得了不得，隔着門簾縫探頭往裏扭着，一笑，却被他一眼看見，隨說。「老狗！老狗！你不用毗牙，回來給你一挖灰耙。」他丈母見被他哨見，想着進來，又聽他說出一句不在行的話，又想出去。弄得很難爲情的。他緊跟又說：「老母豬鑽竹籬，進退兩難。」

流行於直隸任邱一帶

其十

從前有個憨漢，娶了個老婆，却十分賢惠；一天，他的丈人做

壽，她怕他到了娘家去鬧出笑話，便囑咐他道：

「到了我娘家去，見着了我的爹，千萬不要說不吉利的話，你應對他說：『喜事重重，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！』才不致失禮！」

他聽了，連聲應諾，便去丈人家了。路上他逢着一家喪家，看見屋內的人，哭得怪可憐，他進去把老婆囑咐他的話，去安慰他們說：

「喜事重重，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！」不要再哭了。」喪家見他說這種不吉利的話，便把他打了一頓。他哭着回去，對老婆如此如此說一番，她說；

「你看見人家哭得這樣淒切，你不應說這種話，你說這種話，無怪人家要打你了。以後你如看見人家這樣哭，你應當好好地安慰人家說：『人已死去，傷心也傷不活，還是不要哭，以免有傷自身。』這樣

說，人家也不打你了。」

他聽了，連聲說：「原來如此，」便去丈人家了。路上却又遇人家喜事，「于歸，」新娘哭得像個淚人，他進去，以爲慰新娘哭屍，便安慰她說：

「人已死去，傷心也傷不活，還是不要哭，以免有傷自身。」人家正在做好事，給他這一說，未免拳腳交加，又把他打了一頓，他回去對老婆說：

「這回又是你害我挨打了，」他老婆聽了，又好笑又好氣，後來對他詳細解釋，他才恍然大悟！

到了丈人家裏，他照着他老婆教他的話對丈人道喜，丈人見他的第三女婿聰明了，便在人前誇獎他。

本來他的丈人有三個女婿的；大的是個秀才，次的是個書香子弟，更次的便是這個無用的憨漢。大次兩女婿，見丈人稱讚他，心中有點不安，想難爲他一下。席完了，丈人邀他三個女婿遊園，丈人指着假山的草問道：

「山上的草，和山下的草，爲何不同色呢？」

大女婿答道：「因爲山上的草，日日被太陽曬炙，草色便黃了。」

次女婿答道：「因爲山下的草，沒有被太陽曬炙，祇受雨露的滋潤，草色便青了。」

憨女婿答道：「他倆說的一點也不對！牠是天生的，如人的面貌各不相同的道理是一樣；那裏可說受太陽的曬炙，便不同，難道你的屎窟，（肛門）都是被太陽曬開的嗎？」

丈人聽了，都說各有各理，而大次兩女婿却不敢要難爲他了。

廣東惠陽

其十一

1

某呆女婿將要往岳父家去了，臨行時，他父親對他說道：「到你丈人家之後，說話要客氣點兒。稱呼人家那邊，稱「令」或「尊」如「令弟」「尊兄」之類。稱自己這邊爲「家」或「敝」如「家慈」「敝舍」之類。要記牢，千萬不要弄錯。」呆女婿於是牢牢的記在心頭了，

當日就到了丈人家，但是到得太晚了，不得不留住一日。第二日

早晨起來之後，他趕緊跑到他丈人跟前說道：「昨天夜裏做女婿正在令牀上睡覺呢，忽然來了一隻令貓，撞到了令燈，洒了家頸子一令油。」

2

某呆女婿的丈人將慶壽了，呆女婿的妻子自然要早回去幾天。臨行時，她對她的呆丈夫說道：「你去的時候，禮物要拿重點兒；衣服要穿光滑點兒；教別人看了才好。對我父親自然是更好了。記牢了沒有？」呆女婿說道：「都記牢了！」他妻子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。對他說道：「你吃飯的時，要揀離窗戶近的座位坐，我將你的辮子上，縛上一個東西。伸到窗外，你覺得我掣動一下，你就吃一口。不掣動時，不要亂吃！」於是呆女婿又牢牢的記住了。

日期到了，呆女婿在家裏東找西翻的找光滑衣裳，找了好半天，也找不到，及至一摸自己的皮膚，覺得很光滑。心裏想道：『這是多麼光滑呵？！於是脫得赤條條地，就找沈重的禮物。掂掂這個東西，覺得沒有分量，掂掂那個東西，也覺得不沈重。拿起兩個大石子（播種後，用以碾敷地面的，最小的也有廿多斤）來，覺得很有斤兩。於是赤裸裸的挑了兩個大石子去了。

到他丈人家裏，人們笑道：『好個呆子！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幸得相見，真是名不虛傳。』問他道：『你爲什麼這樣來了？』呆女婿答道：『我妻子告訴我，衣裳穿光滑點兒，禮物拿重點兒的。因爲我覺得這衣裳光滑；這禮物沈重，所以這樣的來了。莫非這衣裳不光，這禮物還輕？』說得衆人都笑了。

給他穿好了衣服，就引到客廳裏吃飯去了。自然他要揀一個離窗戶很近的座位坐。不許久，衆人都吃將起來，獨有他只是呆呆的坐着，一口也不吃。衆人都奇怪起來，心裏想道：「這呆女婿又鬧什麼故事呢？……」原來他妻子聽說他這樣的來了，很不高興。所以沒有照辦。及聽說他一口也不吃，心裏想道：「我不如法炮製，他真個不吃，如何是好？且去照辦罷！」在匆忙中隨便拿了一個穀穗，拴在他的辮子上了，自然呆女婿覺得掣動一下，才敢吃一口。

不多的時候，他妻子因爲小便，走開了。誰知道一個大雞來到這裏上了任，上任後，就不客氣的吞起財物來。呆女婿覺掣動得特別快了，嚷道：「誰教你加了快，這樣的快法，我可不能遵命啊！」一面說一面大搶而特搶地吃起來。

某呆女婿將赴丈人家，他父親囑咐他說：「到人家那裏，總要占輩小點兒！」

到他丈人那裏，他丈人說道：「呵！姑爺來了嗎？」呆女婿聽了，覺得不好，對他丈人說：「請你不要稱我爲「爺」了，叫我爲「爸爸」吧！因爲「爸爸」比爺小一輩」。

4

某人的女兒嫁了某甲，不多的工夫，某甲他丈人聽說某甲是個呆子。於是很想去探探，以知其真。乃定於某日去訪。

這事被某甲他父親知道了，心裏很覺得不痛快。因爲自己的兒子的呆癡，被親戚知道了是很不榮耀的，尤其是自己的兒子的丈人。左

思右想好容易想起來了一個方法。

將他的呆兒子叫到面前，對他說：「某日你丈人要來看一看你，因為他聽說你是個呆子。到那天，我，你母親和你哥哥，通同到別人家去。叫馬夫把馬拴在大門外。你在街中等他。他來到之後，你就向家裏領他，走到大門那裏，他一定要說：「這馬真肥，真好。」你就答：「小小畜牲，何足掛齒？」到家裏之後，他一定要問：「令尊往那裏去了？」你答：「往山中與老和尚奕棋去了。」他又問：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你答：「三日五日不定，與老和尚同榻，是常有的。」他又問：「那麼，家裏的事情誰掌管呢？」你答：「一切概由家兄管理，小婿概不過問。」這樣才不致於露出你的呆來。記好了沒有？」呆女婿答道：「事情都記好了，只是那幾句話，不記得。」於是他父親每日裏三

番五次的教他。

眼見得明日就是他丈人來的日子，呆女婿他父親，惟恐他記不牢，又令他背誦，又都背會了。

日期到了，不用說是遵命辦理的。呆女婿他丈人果然來了，呆女婿接着後，就往家裏領。走至大門口，他丈人並沒有誇獎牲畜好，一直往家裏去了。到家後，問道：「令尊往那裏去了？」呆女婿答道「小畜牲，何足掛齒？」他丈人聽了，想道：「意思雖然不對，但語句很雅，想不至於呆罷！」又問道：「令慈那裏去了？」他答：「往山中與老和尚奕棋去了。」他丈人問：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他答：「三日五日不定，與老和尚同榻，是常有的。」他丈人聽了，大驚，他是否呆呢？早已忘掉了。趕緊又問道：「我女兒呢？」他答道：「一切皆由家兄管

理，小墻概不過問。」

以上四個故事，流傳於定興南部，徐水北部。

其十二

從前西村地方，有個呆女墻。他又呆又壞，呆的是：他不會做正經事情。做做就要弄錯；壞的是：見人家做甚事情，他常喜歡去說幾句不吉利的話。有一天早上，鄰家正在豎柱上梁，他就走到那裏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這造房子是不牢的啊……，不久就要倒的啊……」被那人家的女主婦，打了幾個嘴巴，跑回家去了。

不過他雖是呆子，他的夫人倒還不差。將近年夜的當兒，他的夫

人對他說道：「明年你的丈人是六十歲了，這裏有兩疋布，你把牠到城裏去換些祝賀的東西，預備去送給他。他聽了夫人的話，唯唯而退，吃了飯，拵了布，往城裏去了。」

走了一程，見那遠遠的河邊上有兩個人在鋸着一棵樹，四只手，你來我去，嘴裏喜喜哈哈的不知說些什麼，恰巧那呆女婿走近的時候，二人中的一人說道：「……河沿頭截樹嚙不【註一】登身之處。」被他聽見了，以爲這句話倒是很新鮮，定要請他教會，那個人知道他是呆子了，就假意的說道：「這是天機不可洩漏，不告訴你的。」這個呆子，越發焦急，把十二分的熱誠央求道：「請你告訴我罷！你若告訴了我，我便把這兩疋布送給你。」說着便把拵的布給他。那個人看他倒是極爲誠意，便止了手，接他的布，再把那句話說了幾遍，呆子會

了，就揚揚得意的往城裏去，嘴裏還嘖哩咕嚕的唸着。

又走了一程，城裏到了，忽然想到布已沒有了，沒什麼東西可買了，就向後轉回家去了。

他的夫人問他：「你買的什麼東西？給我看看呢。」他呆若木雞，老是不做聲，她知道終又賭輸了，祇得長嘆而已！後來想想，這是人情世故，况且又是親生我的父親，怎可無一些些的孝敬，因而想到雞棚裏還有一只老母雞，把牠帶到城裏去，至少可以換些禮物。明朝一早，就又向呆子叮嚀了一番，教他不要再輸了，那個呆子憤憤的不平說道：「我幾時又輸了呢！」說完便悻悻而去。

離城一里多遠，架在小河上的一頂小橋，爲城鄉必經之道，橋上站着一個老學究，忽而低頭，忽而仰望，想是在賞玩冬景罷，嘴裏哼

着「魚在水中甩甩游，手裏無釵眼相它。」又被呆子聽見了，覺得這句話更加新鮮，又照樣的把只老雞婆交換了。老學究得到了老雞婆，便歡天喜地的跑回去。

老丈人很客氣，大除夕的下半天，已經有幾次人來請這位呆女婿和三女兒，呆女婿倒覺得很歡喜，惟三女兒則十分難過，自怨命薄，嫁了這個呆丈夫，現在雖無什麼送去，人是要去的，不然更惹人說笑。

大姐夫，二姐夫，大姐，二姐都先到了，他們當然有許多禮物送來。丈人伯伯料想呆女婿也當然送來，不料竟一無所有，所以面上不免現出不怡之色，其餘的人，因為他是呆子，也有些瞧不起他。

筵席排下了，一屋子喧鬧起來，你扯我拉，我請你坐，你請我

坐，獨有那呆子冷清清地站在尾角的一隅，無人睬他，到大勢已定了，找不到一個位置，他心上實在氣憤極了，就高聲唱道：「河沿頭截樹嚙不登身之處。」衆人聽了，便都回頭看他，知道他身下缺少一張椅子，連忙叫人拿去，他坐下了。衆人知道他小時曾讀過幾年書，方才說的是詩啊！大家尙未舉箸的時候，忽然他又叫道：「魚在水中甩甩游，手裏無釵眼相它。」衆人聽了，都不知什麼意思，後來有個比較聰明的人知道他少了一雙筷子，就連忙傳給他，於是衆人益發不敢輕視他！

酒至半酣，大女婿提議各人說一句吉利的話以爲祝賀，聽那個說得好。衆人都贊成，大女婿先說：「丈人的壽同河一樣長。」丈人聽了，很爲歡喜。二女婿也說道：「丈人的壽和路一樣長。」丈人聽了，

當然也歡喜。第三個要呆女婿說了，呆女婿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丈人的壽同我的席一樣長。」衆人聽了，都如背心上頓時澆了一桶冷水一般，一聲不響。偷覷那老人家的臉，現着不可形容的怒氣，知道那呆女婿今天必定糟糕了，不料三女兒站起來和和溫溫的說道：「爸爸！他的話是很對的，比較大姐夫二姐夫說得都好，因為河有岸頭路有缺，子子孫孫都在席上出。」於是衆人都笑起來了，那老頭兒聽他說得也有禮，立刻放下怒容，恢復原狀，於是人家都不當三女婿爲呆女婿了。

【註一】「嘸不」無錫土話，讀如「姆不」，意即沒有也。

流傳於無錫北鄉

其十三

有一個小鄉村，叫做「翠琛坑，」人家不多，屋宇也很少，四面都是嵯峨的山，一行一列橫排着。本地方都是種田爲業，得些小康的安樂。呆壻家庭，在本村較爲豐富，他的雙親死後，遺下許多財產給他夫婦。他的老婆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。生於鄰鄉秀才家，年小的時候，得他父親指教頗通文墨，等到十四五歲時候，他父親受了黃金的主使，嫁給呆子做妻了，等到同房幾年之後，呆子家中雙親死了，餘下夫婦兩人。這時女子以爲丈夫呆，實在沒有法子，自己又要體面，如果不教他，自己名譽不好，前途總是困難。糊思亂想，想來

想去，總想使得自己丈夫，不致爲外人所取笑。後來想出一個法子，就是：使他尋一個「先生」教導，就對他丈夫說：「汝出外去尋一位先生，學精罷。」【註】（學精卽是使他精神些）呆子無法，問尋那位先生呢？他的老婆，住在鄉間的山中，也不知到何處去尋先生；亂想起來——如果使他到娘家去學，自己怕別人笑。嫁到呆子老公有何面目見人。——後來一想，只得吩咐他出城去，到城門口，如果見有老人帶着眼鏡，看告示，和有鬚穿長衫的。就可將銀交他，請他教汝學精。呆子依計而行。恰到城門口，就遇着一個長衫馬褂的人，卽刻將銀圓交他，對他說：「我老婆使我學精，請先生教我罷。」這先生本來有些好奇性，一聽這話，半驚半奇的收了銀圓，對他說：「七七八八，又霜又雪。我的名姓，天下第一，我住的地方；屋邊有個噹叮樹，門邊有

個大狗古，屋內就是哏嚙屋。」說罷便走；呆子無法，只得還家；老婆見了，罵他汝的銀交在那裏呢？得了教師沒有呢？呆子將經過情形告示他，他的老婆天資靈敏，將名字繙譯出來：「七加八」即十五，（拾伍）爲名；「又霜又雪」即寒（韓）爲姓，「天下第一」，即大王（泰黃）爲地名；「噹叮樹」即柚樹。【註】（柚樹變的果子，懸掛隨下狀，爲噹叮狀，（形容詞）「大狗古」即石獅（如古時岩廟祠屋等門兩房均有）「哏嚙屋」即讀書學堂。【註】（哏嚙讀書聲（形容詞）屋即學堂）指明了，對丈夫說：「你去請教他，如果不教，將銀圓追還來，」他到了那里，就將原話說出。韓先生頗以爲奇有意爲難女子。就將銀圓使呆子擔還，一邊放落銀圓，一邊放落牛屎，面上插入一枝美麗花；擔到家後，老婆看了就感動了他的心頭，嘆苦造物待人不均，人生無味，遂動了投河死的念頭。當時

韓先生也料及這事，早先跑到河中，那女子必經之道上，拿着一枝木杓，用力潑水；口中大聲說着：「我定要尋我老婆的繡花針。」女子見了，心火也就放下了，回想河中的水源源不絕，……世上男子還有比我的老公更呆的，以後只得使他不要再呆罷了！就決意將原銀交給韓先生，叫呆丈夫去請他用心教授。來了好久，每天帶他遊玩，開導他。有一天遊行，忽然看見一磊牛糞；許多蒼蠅聚集，看了人來，就散走了，韓先生就題一句。「烏蠅拊牛屎，看倒我來捧捧起。」後來又見婦人，在園中整籬，韓先生又題一句。「籬子縛園籬，尖尾又尖尾。」〔註〕（尾者土音講密度意思）後來過橋，遇河水中有匏杓流走，韓先生又題一句。「水打匏杓，上唔死，下也死。」那呆子只得一心記住，這三句的話，和韓先生所教的，凡尊稱八爲「令」的。以後就回家三。

不久岳父母雙喜了，要轉門和拜壽了，呆子只得一一記誦起來。那時岳父族中一班少年，以爲呆女婿來了定要攪難他，看他如何？當時冬天，一班人聚在火邊等着；呆婿一到，羣少年均起。戲弄，那呆婿大聲誦前詩「烏蠅拊牛屎，看倒我來捧捧起」的一句。一班青年，倒爲他難住。後來入坐，羣犬止脚，那呆婿說：「令狗走開。」「令叔健康。」「令兄同坐。」到食飯時，一班青年，又欲難他，一桌坐十餘人。那呆婿又說：「籐子縛園籬，尖尾又尖尾。」此時一班青年不敢難他了，那呆婿又說：「水打匏杓，上唔死，下也死。」衆人都感動到人生如匏杓一般了，表示人終久都入黃泉的意思。此就是呆子學精的結果。

其十四

1

有個愚蠢的人，一日有人來訪他的父親，問道：「令尊在家嗎？」呆子聽了「令尊」兩個字心中覺得莫明其妙，那裏能回答客人？不久父親回來了呆子謂他的父親道：「阿爺，剛才有個客人來問我「令尊在家嗎。」我不知道什末是令尊所以不能回答他，他就去了。」父親很溫和地教他道：「令尊就是我，我就是令尊。你不知道麼！」他知道兒子一定會忘記他的話。於是用一張紙寫着：「令尊就是我」貼在小便處，可使兒子小便時隨時可以看見。一日又來了一個客人問道：「令尊在家

嗎？」呆子連忙跑到小便處去看貼着的字。誰知那字被蟲吃去一半紙碎落在便桶去了。他見了這種情形回來氣喘喘的對客人說：「令尊被蟲吃去了一半，一半落在便桶裏去啊！」客人覺得很驚奇的去了。父親回來的時候將他所說的話告訴他的父親。父親很怒的罵道：「蠢子，令尊就是我，我就是令尊。」呆子把父親的話牢牢記在心裏。明日忽來了一個秀才來問「令尊在家嗎？」呆子很高興大聲嚷道：「蠢子，令尊就是我，我就是令尊。」秀才氣得半點鐘說不出話來。

2

有個呆子的老婆叫他煮粥。粥煮好盛在瓷盆裏。後來粥冷了有蒼蠅正在上面吃粥，他氣憤憤用鐵槌向蒼蠅打一槌，罵道：「可惡的東西，粥我尚不敢吃，你敢先吃！」撲的一聲瓷盆被打得粉碎。手中傳

拿着鐵槌氣喘喘地要報告他的妻子。他尙未開口，忽又見有一蒼蠅在她唇上。很憤的罵道：「你是何物，敢同我的老婆接吻？」話未說完即將槌向妻子唇上的蒼蠅打去，老婆被打得血流滿地。

3

呆子的老婆給三十元洋錢叫他出外去學精。她因爲她的父親要过生日，恐她的丈夫到娘家去不會講好話致被人笑。呆子出外去學精，見一個人，就將他的三十元全數給他，要請他教精。那人自然滿口應承，但不知怎樣教他，故不能不胡說一場。兩人一路行，遇了一堆牛屎有很多蒼蠅正在圍着，見了他二人來。自然嗡嗡的起來了。那人說道：「烏蠅聚牛屎，見了人來嗡嗡起。」呆子以爲是教他的話死死記在心裏。行了不遠，又看見一個漁人用爛箕打湖鰱那人又說道：「爛

糞箕打湖鰍，溜個溜，走個走。」又行到一個人家見有鷹哥攬食小雞。那人又說道：「鷹哥落地，五爪成龍。」他把這些話又死死記在心裏，而且終日的念着。岳父做生日的日期到了。呆子到岳父家裏時有很多的客人擁着看他。他唸道：「烏蠅聚牛屎，見了人來嗡嗡起。」衆人都掃興而去，他又唸道：「爛糞箕打湖鰍，溜個溜，走個走」。大家圍着桌要宴酒了。那時呆子的箸子被人偷去了，他沒法只得用手來代箸。舉手來取菜肉時又唸道：「鷹哥落地五爪成龍。」

(一)糞箕是竹編的東西。

其十五

傻女婿本有萬貫家財，不料爺娘一死，被他敗得一貧如洗。他的妻子本是大家小姐，現在却不得不降級屈就，做窮小子的老婆了。坐吃山空，傻女婿怎麼能够在家裏閒住呢？他在王員外府上當一個長工，做事勤謹，員外看他忠厚誠實，也還相信他。一天，他忽然想起是他丈母娘的生日，打算到東家那里去支一點工錢，同他妻子到丈母娘家裏去上壽。王員外因為手頭不便，說他既是要到丈母娘家裏去上壽，就帶幾瓶酒去可以。傻女婿問道：「員外，怎麼酒也可以上壽嗎？」「傻子，那怎麼不能上壽呢？你難道不懂得壽酒壽酒，越吃越有嗎？」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告辭了。」「傻子，你可得早去早回啊！」「當然當然，我傻女婿真是時不通來運不通，拉屎撞了六角風！昨天在大街上算一命，他說我傻子做鬼都還有六十年窮！」他提着酒瓶，自言

自語的回到自己家裏。他妻子見他回來了，急忙迎上前來，接過那兩瓶酒，問道：『你在王員外家裏做長工，怎麼又提着酒跑回來了？』

『你看你比我還糊塗，我沒有忘你倒忘記了，——明天是丈母娘的壽誕，我想邀你一同去上壽。』

『倒是你記性比我強——可是酒也能够上壽嗎？』

『員外說的，壽酒壽酒，越吃越有。那麼你又辦些什麼禮物呢？』

『我辦的是菜。』

『什麼菜？』

『是青菜』

『青菜也能够上壽嗎？』

『千里送鵝毛，禮輕情義重！』

『我們有酒有菜，就這麼走吧。』

『先前儂女婿出門是非坐轎，即騎馬；現在呢？赤腳一雙，安步當車！』

他丈母娘壽誕的那一天，他舅子天不亮就起身，前廳掛燈，後廳結綵，一切全齊備了，專候親戚鄰友來祝壽。大姊夫就是儂女婿，二姊夫是一個有錢的。大姊回拜壽，丈母娘歡天喜地，丈母娘叫她兒子

出來招呼，傻女婿走到丈母娘門前，有許親戚還把他認做討飯的化子呢！不是被他妻子看見拉了進去，還會挨一頓毒打呢！二姐夫大搖大擺的走進去拜壽，舅子殷勤招待，隨即問道：『二姐夫是轎子來還是馬來的？』二姐夫道：『今天是丈母娘的壽誕，有馬不敢騎，有轎不敢坐，是安步行來的。』傻女婿聽他們談得熱鬧，急忙插嘴道：『二姐夫，想我老不老，少不少，乃是轎來的。』舅子聽得討厭，忍不住問道：『二姐夫有轎也不敢坐，你的轎又在那里？』傻女婿道：『你聽錯了，我剛才說是在王員外家裏抬過轎的。』舅子向他白了一眼，又對二姐夫道：『二姐夫收得好多糧？好多穀？』二姐夫道：『高的晒壞了，低的淹壞了，也還要收兩百糧兩百穀。』傻女婿又接着道：『我也高的晒壞了，低的淹壞了，也還收得兩百糧兩百穀！』舅子生了氣，

恨恨的道：「二姊夫本來是有錢的，本來要收到那麼多的糧，那麼多的穀；你的糧在那里？你的穀又在那里？」傻女婿不慌不忙的道：「前兩天我在後園裏收得兩鉢高粱，那天我打員外家裏回來，你姊姊問我要肉吃，我就替她在塘裏摸了兩個蚌壳，這不是壳嗎？」舅子恨極了，咬着牙關說：「你怎麼偏要多嘴呢？」於是舅子又向二姊夫道：「二姊夫去考嗎？」二姊夫道：「我一年考一回，觀一回場。」傻女婿又湊上去道：「我一年考兩回，觀一回場。」舅子道：「二姊夫有錢，一年考一回觀一回場是應該的，你怎麼一年還考兩回？觀一回場？」他道：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六月割稻烤太陽，臘月灶前烤火，這不是一年考兩回嗎？」那麼觀場呢？」我家員外每年冬至宰年豬，總是叫我灌腸的。」舅子聽他胡說亂道，就不去理他，拉着二姊夫到裏面喝酒

去了。傻女婿也不問三七二十一跟了進去。

走到後廳，傻女婿看見舅子陪着二姊夫坐了上席，他也只好在下面坐了。可是倒起酒來，舅子總是向二姊夫杯裏倒，獨獨不替大姊夫倒，在如此大庭廣衆之間，也太使他難堪了。到這時候傻女婿真是忍無可忍了，就把杯筷摔在地下，指着舅子，拍桌罵道：『我家那時候有錢且不提，就不記得那年鬧水災？你爹帶了你們一家老少，跑到我們家裏來求乞，我媽見了心裏不忍，就讓你們一家子住在我們莊屋裏；後來你爹三番兩次拿你大姊向我提親事，我爹本來不允，是我媽暗中答應下來了。我爹死了，你們合家就住到我們家裏來了。今天不偷米，明天就偷錢，我們的財產，被你們弄光了！你這忘恩無義的東西，你真是黃鶴樓中一鋼金，隔江吹熄漢陽燈，一張牛皮無四兩，

芝蔴黃，一眼生！你這眼高氣大的勢力舅子，我儂女婿後來不發財便罷，如果發了財，也要還報你一下！』他越說越氣，拉着妻子便走。丈母娘是喜歡大女兒的，見女婿拉着她女兒要走，心酸如同刀割，當時便要和她兒子拚命，硬要她兒子把大姊夫大姊姊追回來，可是呢，儂女婿是再也不肯回來了。

其十六

有一家人家，生了三個閨女。這三個閨女長大了，招了三個姑爺（女婿）。大姑爺是個秀才；二姑爺是個舉人；三姑爺是呆子。

一天老丈人作生日，要他三個姑爺去上壽。（拜壽）他的三閨女着

急來，因為姑爺是個呆子，怕他去了丟人，可是不去又不行（不對）。到了這天，他三閨女就告訴她姑爺說：「你去上壽的時候，看着兩個姐夫怎樣，你就怎樣，不要給我丟人。吃飯時候，你聽着我打鼓，我打一下，你就刀（挾）一筷子，我不打，你千萬別動。」她囑咐完了以後就到他丈人家去上壽。

三個閨女同三個姑爺都到了以後，老丈人很高興，就分付廚子擺酒席吃飯。

三閨女趕快拿了姪兒們玩的一個鼓放在窗戶台上。預備吃飯的時候好打。

誰知道在吃飯以前，老丈人要三個姑爺，各作兩句詩；叫大姑爺先作。

大姑爺說：「丈人門前一棵柳，乖子（蝸蝸）馬踏（蝗）往上走。」

二姑爺說：「丈人門前一棵蔬，乖子馬踏往上爬，」

到了三姑爺作詩，急的兩個眼往四下裏看，說不出一個字來，老丈人又不住的說「快作快作」。他急的沒有法，站起來就往外走，衆人把他攔住問他「上那裏去？」他說：「我問俺老婆去。」大家都說：「不許問人。」沒法，他又坐下。

待了半天他說：「丈人門前一棵柳：：」衆人又站起來說：「不許學人家的。」他沒有法只得另說，但別的又說不出來；正好他一抬頭看見他老婆在院子裏指着一棵樹看他。他知道了就趕快說：「丈人門前一棵樹，丈母是個老母猪。」

老丈人很生氣。抬起手來就要打他。

他三閨女趨快跑過來說：「爹！你老人家別生氣，他說錯了。他說：『丈人門前一棵樹，丈人有壽又有福。』」老丈人這才消了氣，又坐下吃飯。

三姑爺坐着像呆子一樣，一動不敢動；別人都大吃大喝。

原來三閨女因爲姑爺丟了人，氣的在屋裏哭起來，忘了打鼓。

一會姪兒們出來玩，看見鼓，便不楞不楞的打起來了，他就一筷子不離一筷子的往嘴裏吃。

大伙都楞了，後來便都拿罰他。

他喝醉了，躺在丈人的床上睡起來了。睡到半夜裏，他就鬧起肚子來，他又不滿處亂拉（走大便），找了半天，沒有找着東西，忽然看見床前有一雙靴子，便拉了兩靴子；但是還不行，又看見鍋台上皂

王板上有三個大碗，于是他拿下台拉了三大碗，又放在皂王板上，便吓跑了。

老丈人聽見，當是（以爲）招了賊，穿上靴子便趕，一弄了一脚屎。他也顧不的尿不尿，沒命的趕出去。

三姑爺急了，一邊跑着，一邊說：「丈人丈人你別趕！——皂王板上還有三大碗。」

這個故事流傳於曹州一帶。

其十七

某一個胖子，有兩個女婿，大女婿才學很好，心思又巧，人家不曉得的事，他却曉得；二女婿恰恰相反，呆頭呆腦，講出話來都引人發笑。所以這位丈人翁有問題都是和大女婿商量，二女婿因此就不開心。

有一次丈人過壽，賓客散後，丈人同兩位女婿園中飲酒。那時剛剛桃子快熟了。丈人就問大女婿：『桃子爲甚麼尖兒先紅？』大女婿應聲答道：『因尖兒得着陽光多些。』丈人聽了，讚許了一番。二女婿聽了，心中氣不過，因想：『丈人爲何不問我，難道我不會答麼？』就笑着說：『丈人！他錯了，爲什麼蘿蔔生在土裏，從沒有見過太陽，反那樣紅呢？』丈人一聽，很覺奇怪，怎樣今天不呆了？只得也讚他幾句。二女婿喜歡的了不得。吃過酒，丈人帶着兩個女婿遊園，又問大

女婿：『這棵花爲甚麼比那一棵長得肥些？』大女婿答：『這棵大約（恐怕的意思）吃得糞水多些。』丈人說：『有理。』二女婿插口說：『益發不對了，丈人也沒吃過糞水，爲甚麼長得這樣肥呢？』

2

某家有三個女婿，惟獨小女婿是個獸子，全家人都喜歡拿他尋開心。這天正月裏，丈人請三個女婿吃春酒。三女兒就勸三女婿：『你不去也罷，又不曾說話，何必儘讓人家打趣（就是尋開心）呢？』三女婿說：『不妨，我先跟人家學幾句再去好了。』他說了就跑，三女兒看他呆的好笑，也不理他，獨自一人去了。

這位三女婿出了大門之後，就見一條河，一個人正在釣魚，忽見那人嘆道：『唉！滿塘的魚兒，一竿怎能釣盡？』他趕忙跑到漁人前

面，給他（漁人）幾個錢，請他把剛才所說的話教他。漁人看他呆的好笑，就教他了。他就很高興的向前走。走不多遠，又見河上橫一根木頭，一人想由木上走過河去，却又不敢，乃歎道：『雙橋好走，獨木難行啊！』呆女壻又照樣請他教了。再往前走，進了一條小巷，看見幾個女人正在吵嘴，四圍還有許多看的人。呆女壻也擠進去看看，忽聽一人叫道：『肉讓狗吃了！』呆女又學會了。再往前走，到了一處曠野。見一獵人立馬歡呼：『兩個獐子在前跑，老狗在後追！』呆女壻又請那人教了，還站着呆想，那人笑罵道：『你頭再昂一昂，我順手就給你一扁擔。（即用扁擔打他之意）』呆女壻到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『天時不早了，』他便一路跑到丈人家來了。到了之後，照例要吃歡喜糲茶，旁人故意拿他尋開心，單給他一隻筷子，他也嘆一口道『滿塘

魚，一竿那能釣盡？」丈母一聽，笑道：「三女婿不呆了，快換一個勺兒給他！」三女婿喜歡極了。停一會兒吃午飯了。他們也給他一隻筷子。他又嘆道：「雙橋好走，獨木難行啊！」這些人莫不驚奇。停一會兒，上了一碗肉來，大女婿和二女婿搶吃了，三女婿一點沒吃着，見丈母娘來了笑道：「肉讓狗吃了。」這兩位女婿見沒捉弄着他，到反被他罵了，心裏都氣的很，又加着吃了些酒，兩人拖拖拉拉的打起來了，丈人見了趕上前打算排解，呆女婿見了拍手大笑道：「兩個獐子在向前走。老狗在後追。」丈人聽了回頭向他一望，他也笑罵道「你頭再昂一昂，我順手就給你一扁擔！」

其十八

靜案

1

從前有一個呆女婿，天性非常愚笨；當他結婚以後，他對岳父母常常沒有禮貌，露出傻樣兒來，他的妻子，也沒有方法把他教導過來。

有一次他的岳父做壽，所有的親戚朋友，都應該過去拜壽，呆女婿照例也得過去到禮。他的妻子明知道呆女婿去拜壽，一定要鬧出笑話來的，但是沒有法子。當他的岳父的生日未到二日以先，他的妻子就去了。臨走時重重的囑咐呆女婿說：「我先去了你過二天再來，可

是來的時候，必須穿一件督得起的衣服（註一）買一盤麵和一盤饅頭，再買一隻鵝前門拿進來。他的妻子說完就管自己回娘家去了。好不容易二天的光陰，一忽就過去了。呆女婿覺得非常憂愁，當他買好了一隻鵝，一盤麵，和一盤饅頭的時候，他把家裏的箱子都倒過翻過，終找不出一件督得起的衣服來。他遭急了。以後呢，他固然想出一個法子來了。他就跑到一家紙衣店，（註二）做了一件紙衣服。他想這件衣服最好沒有了。既督得起，又很時行。大概他的妻子就不會說他呆了。他就把所穿的衣服都脫了，把紙衣服穿上。雇了一隻划船，一直往岳父家來。不料沒有到半路裏，一隻鵝就「剛：剛：」的叫起來了。呆女婿就對鵝說：「你喜歡去游水嗎？我就把你放下去罷。」過了半天，他法子想出來了。他想只要把麵頭搏住牠的腳，然後放下水去，牠也逃

不了。主意打定。就這樣實行了。不料一盃麵都放完，麵在水中都融化了，斷了，鵝還是遠遠的游着。他又遭急的沒法子想，把一盃饅頭，一個個的投過去。饅頭投完了。鵝還沒有回來。正着急的時候，又想出一個計策來，就把自己的身子，也游在水中，去追那隻鵝。不料他穿着的一件紙衣裳，立刻破了。紙片也隨水流去了。結果什麼東西都丟了。只有他一個濛濛濕濕的裸體的人。一到岳父家的門口，果然有個丫頭等着。她是他的妻子派來的。一看呆女婿這個情形，急忙去通知夫人。（呆女婿的妻子），他的妻子趕緊出來，叫他往後門進來，到一個花園的一口枯井裏躲着，免得有人看見笑話。呆女婿還要一五一十的訴說他剛才的情形，給他的妻子聽。她那有工夫去聽他，就說：「過一回我拿麵來該你吃。」說着走了。一回兒，他的妻子固然拿

了一碗麵給他吃。她因爲過於匆忙，所以把醬油忘了。她立刻回頭去拿醬油去。不料小姨子（註二）平常的時候，老在這口枯井裏撒水。今天她也毫不當心的在這裏撒水了。當小姨子西西洒洒撒水的時候，呆女婿就說：「醬油够了，醬油够了。」小姨子撒完了水，就放了一個屁。呆女婿又說：「我是說醬油够了，現在醬油瓶碎破了。」

註一：督得起作豎得起解，新衣服的意思。註二：紙扎店就是冥衣舖。

註三：小姨子即呆女婿的妻子的妹妹。

2

從前又有一個呆女婿，若說他呆笨，他到有點聰明；若說他聰明，他到極端的呆笨。有一次，他的妻子叫他到岳父家去借布機。不料他到了岳父家，就跟岳母說：「肚飢，肚饑。」岳母終以爲他肚子餓

了，就弄點心該他吃。他吃完點心，又說：「肚饑，肚饑。」岳母雖然知道是一個呆女婿，也許多走路肚子饑了。就弄飯給他吃，他吃完了飯又說：「肚饑，肚饑。」他的岳母知道他弄錯了，就問他「你要布機嗎？」他說是的。他就把布機從岳母家搬來了。搬到半路裏。他跟布機說：「怎麼你四隻脚的，還要我兩隻脚的來背你呢？你自己走罷。」說着就把布機放在街上，自己回家去了。到了家裏，他的妻子見他空手回家，就問他說：「你的布機呢？」呆女婿說：「布機我借來了，還在街路上走呢。怎麼牠有四隻脚的，還要我兩隻脚背呢，我就讓牠自己走回來。」他的妻子着急了。深恐爲人家搬走，立刻派人去搬回家來。他的妻子非常賢德，她想織一疋布賣錢，增加家裏的收入。布已經織好了，就叫呆女婿去賣，他的妻子對他說：「要是面上笑喜喜的

人，你就把這布賣該他。」呆女婿記牢這句話，拿着布走了。他一路的走過去，終沒有遇見面上笑嘻嘻的人。他到橋上頭，看見橋欄菩薩（註一）笑嘻嘻的坐在橋邊沿上，他就把布放在那裏，心裏想着，這個人很和氣，我一定把布賣給他。他把布放在橋沿上以後，心裏十分快樂的回家去了。到了家裏，他的妻子就問呆女婿說：「你的布呢？」他答說：「賣該一個橋沿上坐着的笑嘻嘻人了。」他的妻子又問：「錢呢？」他又說：「你說叫我賣給笑嘻嘻的人，你又沒有跟我說要錢，他又沒有該我錢。」他的妻子歎了一口氣說：「你把布一定賣給橋欄菩薩了，布一定該人家拿去了。」一方面又叫呆女婿快去拿布回來。呆女婿只得去了。到了橋上頭，一疋布固然不見了。當他東尋西找的找不着的時候，橋下來了一隻回喪船（註二）他立刻跑了下去，向回喪船裏

穿白衣服的人，一定要討還他的一疋白布。搗了一回亂，嘴裏終說：「我的一疋白布，你們拿去做衣服了，難道我不知道嗎？」他們不耐煩了。結果呢，回喪船裏穿白衣裳的人們給呆女婿幾百大錢，就算這樣了事。他拿了幾百大錢回家，和剛才的情形告訴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生氣，又覺得好笑。

有一次，他的妻子養了一隻雞，叫呆女婿送給她的父親——他的岳父吃。並且和他說：「我的父親是一位老年人，面上有鬍子的。你再不要弄錯了。」呆女婿一一答應着，就拿着雞走了。他走不多遠，到了一個路亭裏，看見一個生鬍子的老頭，坐在那裏，他就叫了一聲岳父，把雞送給他了。老頭子極力分辨，終說不是，他也毫不理會。老頭子又想，你既然送我雞吃，我爲什麼不受呢，就拿着雞走了。呆女

壻回到家裏，他的妻子很懷疑他爲什麼轉來得這樣快，就問他說：「你一隻雞送給誰了？」呆女婿回答說：「送給路亭裏坐着的岳父了，因爲他面上生鬍子的。」他的妻子想到他一定弄錯了，路亭裏的老頭，決不是他的岳父，馬上又叫呆女婿去拿回雞來。他沒法只得去了，到了一個較近的河沿上，看見一個小夥子在那裏洗澡，邊沿上又放着一隻扁嘴鴨。呆女婿同小夥子說：「你把你的鬍子掛在下面，又把我的雞嘴夾夾扁，你以謂我不知道麼？」說着就把鴨一提跑回家來了。小夥子想和他分辨又沒有法子，身上又是裸體的，不好追跟。

註一：有的橋沿上，有笑喜喜的石頭菩薩，我們叫橋欄菩薩。

註二：回喪船就是出殯以後回來的空船，船裏有穿白衣服的人。

又有一個呆女婿，只要他做出來的事情，沒有一件不鬧出笑話來的。做妻子的一定不喜歡她的丈夫呆笨的。有一次岳父做壽了。照例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應該到的。呆女婿也不得不去。他的妻子想，如果叫他一人去吃壽酒，非鬧出笑話來不可。所以她想了一個方法，當他吃酒去的時候，他的妻子就用一枝繩捆着他的腿上，又捏着他一端的繩頭，當他的妻子一拉，他就吃一筷菜。這樣說定了。到了吃壽酒的那天，所有的客人女婿都來了。呆女婿也像很大方的坐着，當坐攏吃酒的時候，呆女婿和他的妻子果然這樣實行起來，他起初是一筷一筷的吃着。以後，來了一隻老雞娘，剛才生雞子以後，就亂飛的飛了出來恰巧在呆女婿腳上所縛的一根繩子上捆住了，老雞娘就迸命的顛。這一顛就非同小可。呆女婿以為叫他吃得快，他就迸命的吃。老雞娘

越顛越利害，呆女婿沒法，就把小帽子翻轉，把菜蔬都倒進去，引得一堂客人，都轟然大笑了。

流傳于紹興

其十九

有一個慧女婿，——人家都綽號他「呆子」。他的老婆懷了孕，剛要生出孩子來。她拿了一面鑼更（一）給他，叫他到岳母家報生。

他出了門，說道：「鑼更，鑼更，我家娘子要生！」話還沒完，來了一個滑稽的小孩子，看見了他，問道：「你要到那裏去？」

「我要到岳母家去。」

「到岳母家做什麼？」

「籬更，籬更，我家娘子要生！」

孩子知道他癡，想要騙他，就拿了一個籬的（二）說道：

「我把這個同你換罷，你應該說籬的籬的我家娘子死直直才對！」
「是真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的囉！」

這個呆子聽了他的話，信以為真；一面走一面念道：

「籬的，籬的，我家娘子死直直！」

他的岳母家到了，口中還是念着；岳母知道是他的聲音。說道：

「臭古董（三）啲！你講什麼？」

「籬的，籬的，我家娘子死直直！」呆子說了又說，迫得他的岳母

眼淚淌下來，說道：

「是實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末我們不能再延緩了，走罷！」

他的岳母跑到女婿家裏時，汗流淋漓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吁喘了好久；可是她的女兒已經生下孩子了。岳母才知道呆子報錯了，轉悲爲喜，馬上料理生後的事情。

她要歸去了，向呆子說道：

「呆子！你隨我去來。」

到家了，她拿了一匹布；一罐麻油，二隻黑雞，二大句麵綫，叫呆子拿回去。

走到半路，看見道旁有一株大樹，說道：

『你這株樹會冷嗎？』說完，就把帶來二匹布掛上。然後再走，又看見面前一畝田，田土被日光晒裂。

『你口渴嗎？』說完又把那罐麻油倒下去。

一直跑到一個河邊，看見河水清泚。

『你口渴嗎？你倦了嗎？我放你們去游游罷。』

說完，把這一隻黑雞投下去，牠們愈游愈遠，呆子着急起來，說道：

『不打緊，我還有麵線哩！』說完，又把麵綫一捆一捆放入河中，想要把雞引上岸來，可是無濟。

呆子嘆了一口氣，馬上回家。他的老婆問道：

『你帶了什麼東西來？』

『有是有的，但是……』他說到這裏不敢再說。他的老婆知道他又
是發癡了。

『但是什麼？快說罷！』

呆子把剛纔碰見的事一五一十地說給她聽。

她氣了，馬上打罵他。

一九二八，三，五，安海。

註(一)即鋼鑼(二)鑼槌(三)婦人罵小孩子的話

其二十

那是新年的時候，呆女婿要向岳母去拜年，拿着兩包茶點，離了家門，向到岳母家的路上走去了。

路過小溪的旁，他看到清淺的水裏，有無數的小魚來來去去。他便想把這些魚拿到幾尾，就脫了褲與襪跳進水裏去拿了。那知，他一跳進水，水就混濁了，小魚也躲起，拿東拿西，手上竟連一尾小魚也沒有碰到過。

過了許多時候，依然沒有拿到魚，肚裏却有些餓起來，他就跳上岸來把茶點全盤吃下。後來他穿好衣服，匆匆地跑去，覺得茶點沒有了便哭起來。

碰碰碰碰一陣打門聲，繼來又是一陣哭聲，岳母聽得駭異地想：

『誰來拜年？既來拜年又何用哭呢？新年裏怎樣可以哭向人家來？』

岳母開門一看，原來是女婿站在門口。女婿一見到岳母，愈發放聲哭了，急得岳母慌問：『爲什麼？爲什麼？』

女婿哭聲答：『我本來有兩包茶點帶來拜年的。走到路上，肚餓了，就把茶點吃下。』

岳母慌忙說：『不要緊！不要緊！』一面就領他進來。

女婿這時好像解決了一個大問題，便收淚坐着吃茶了。岳母又捧出幾碗菜，請女婿吃新年酒。女婿覺得有一碗肉凍很好吃，便想帶些回家給老婆吃，趁岳母不在，就大些的挑一塊，沒有地方放，就放在頭上的帽裏。

岳母來了，女婿就對岳母說：『我今天跑路太起勁了，所以吃

了一點酒，就滿臉流出汗來。」

岳母向女婿面上一看，看見都是些紅紫色的油膩的水，就知道這呆子把肉凍偷偷放在帽裏，一時氣從心來，就走去向呆子連打兩個耳光。

呆女婿吃了這兩個耳光，好像得了珍貴的禮物，便連忙跑了。

2

老婆叫呆女婿到岳母家去借布機，呆女婿應命而去了。

呆女婿借到布機後，就與岳母告別。這布機很重，呆女婿背得很費力。背到中途，呆女婿力已用盡，把布機一看，就把它放在地上氣憤憤地說：『你自己走來吧！』他就自在地上跑走了。

呆女婿到家，老婆問：『你可將布機借來？』

呆女婿氣憤憤答：「這布機它自己生着有四隻腳，比我還多兩隻，還勞我背麼？」

老婆這時真着急得要死了。」

3

呆女婿聽到岳母死耗後，慌慌忙忙趕到岳母家來。他一進岳家門，祇聽得學家的哭聲，不由地哈哈大笑起來。岳父看到這呆子這樣地不知時務，立刻就命左右人把他拖出去打，左右人本來也看不過這呆子，又得了岳父的使命，竟把呆子用力拖出門外，痛快地打了一場。

呆女婿捱了一頓打後，就哭着來告訴老婆說：『不知怎樣緣故，我一進這裏，岳父就命人把我拖到門外去打。』

老婆教導他說：「人家有喪事在哭，你應該也哭起來表同情，那裏還可以笑呢？以後你能聽我這句話，就可以免除人家來打你。」

以後呆女婿來路上徘徊，偶見一家也在很熱鬧，呆女婿就闖進去大哭起來。這家原是在那裏做喜事，新郎新娘竟在行結婚禮，突然看到這人進來大哭，都好不憤恨，同聲一呼，便也將呆子拖出來痛打一場。呆子捱了痛打哭着回家責問老婆去了。

流傳於浙江金華縣一帶

其二十一

王傻子有一天到他丈人家去拜壽，他的兩個同們一個叫張跳躓，一個叫李古怪都在那裏看見他傻頭傻腦的，都瞧他不起，但是他的丈

人做人到很忠厚，看他們竟沒有輕重，不過可憐他傻，比較體貼他些，那兩個可不願意了，老張就對老李私下埋怨說：這老頭子不是太沒意思嗎？怎樣看傻子反而比較我們重呢？現在得想一個法子氣氣他，使傻子也吃點虧，才能够出出我們的氣呢！老李點頭說：對啦！那末，請你就想罷！老張低着頭想了一會兒，覆在老李耳朵旁，說了幾句。老李拍手大笑說，妙極了，妙極了；就這麼行吧！一面笑着，和老張趕到老王跟前，很恭敬的和他打個招呼，攙着他的手說。老王我們既是同門，我們應當得親熱一點，今天既然是丈人的生日，我們做女婿的都是半子，等會客人到了，大家都得負責去招待，不過我們出來和丈人家做事，準怕有不對的地方，招人笑話，現在三個總得連成一氣，誰要是有一點，都得關照，不過在人前要是都這麼老李老

張老王的嚷着，未免太不雅觀，我想我們大家來起個臨時的暗號，叫起來人家又不覺得，我們又方便，不是一舉兩得嗎？傻子聽了，也很歡喜，就說：請你們就定罷！老張說：那末，我叫半夜把！老李說我叫三更，傻子說：你們一個半夜一個三更我就叫天亮了。老張和老李都拍手說：對啦！半夜三更過去了，不是天亮嗎？你這個別名做得真不錯，傻子也搖頭晃腦的說：不是嗎？我的女人每次都派我的不是，說我和兩位姊丈比真是够不上半角兒！今天我可大出風頭了！說着，還傻笑不止，老張老李也跟着一陣哈哈大笑。這定名的手續剛完，客人也來齊了，大家都忙着招待，傻子雖够不上稱內行，幸而有這個別名，真是受了不少的利益。那晚客散後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他丈人今天看見三個女婿辛苦了整天，那晚就讓他們在大花廳的套房

裏，舒舒服服的睡一晚甜蜜的覺。傻子辛苦極了，一躺下就深入睡鄉了。老張和老李等了一會，都悄悄的把鞋穿上，走到花廳的中間，在那正中橫案繡花的棹罩上，一個散泡尿，一個拉一堆屎，幹完又悄悄的走進套間，埋頭就睡，直到第二天十一點鐘，還沒起來。丈人覺得奇怪，推門進去探望，鼻上臭到一股嗅，連忙叫僕人進來巡察，發覺棹上的遺物了。不覺大怒起來，但是這個地方沒人進去，定規是那三個女婿醉了酒幹的把戲了；就氣憤憤的趕進套房，大嚷起來。老張和老李知道謀事收功了，兩個閉緊眼睛，鼾聲越來得利害。傻子莫明其妙，一古魯爬起來，一面趕着穿衣，一面探問究竟。他丈人把情形說了，傻子笑說：丈人不要向我生氣，天亮是沒幹這事的，不是三更就是半夜吧！他丈人聽了越法大怒起來罵說：我不管天亮也好，三更也

好，半夜也好，這回事總是你這個人幹的，灌了些黃湯，就做出這種特別的事，怪不得人家不說你傻子。傻子急了，仍是嚷着說：天亮的確沒有……就跑回家去休息。第二天，就是他丈人嫁女兒的好日子，傻子起了一個早，換了一套新衣，便去丈人家。一進門，一客廳上坐下許多的客人張燈結綵，非常熱鬧。主人知道他是一個傻子，並不留意，這時來賓們就和傻子開起玩笑來了，誰知傻子就將他昨天學的話應用出來，結果奪回了將嫁給別人的未婚妻。第一次，衆人替傻子倒了一碗茶，却沒有放茶葉，傻子看了嘆道：一池好水，缺少魚蝦。衆人一聽很奇怪的話，並且說又非常文雅，譬比得恰當，並沒有傻，就趕快替他換了一碗茶。吃飯的時候，各人面前都是整雙的筷子，只有傻子面前是一根，傻子又嘆道：雙木橋好走，獨木橋難行。衆人一聽

又吃一驚，連忙替他添上一根。吃飯的中間，正遇見他的未婚妻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從窗外經過。儂子又大聲嘆道：花花綠綠一錦雞，路東飛到路西裏，二人端槍打，不知是你的還是我的。衆人聽他說完，個個發呆暗想，他那有一點的儂。他丈人也有些怕，他既然這樣明白，我把女兒配給別人，恐怕又鬧官司呢？心裏非常不安。到飯吃完，儂子就起身告辭，丈人送他出來，儂子鞠一個躬說：縣裏不會，府裏會吧！就走了。丈人聽他口氣，明明是要打官司，不然爲什麼要在縣裏府裏會呢？想着，索性把女兒還他吧！就叫轎夫把女兒送到儂子家去。

其二十二

韓維邦

1

有一天，是呆女婿的丈人的壽辰，呆女婿的老婆因爲他衣服破舊，怕她的父親見了不歡喜，便叫呆女婿到衣莊店裏去買衣服，臨行時又怕他買了破衣，上別人的當，所以叮囑他道：「揀得要小心些，不要買有洞的！」呆女婿唯唯的答應了。

呆女婿走到了一月衣莊店裏，衣莊店裏的夥計拿出許多衣服來給他看，他一件一件的向陽光裏照看看總有孔眼的，以爲他老婆是叫他買沒孔眼的衣裳的，所以便掉頭走到別的衣服店去了，但是你想天下

那有無孔的布，所以呆女婿走遍了全市的衣莊店，總揀不出一件沒孔的衣裳。

最後，他走到了一家喪事店門前，看見裏面掛着許多紅紅綠綠的紙衣裳，便闖進去嚷着要買，他揀了一套向太陽光裏照着，果然沒有一個孔眼，便立刻付了錢，穿着紙衣裳，歡天喜地的回到家裏；他老婆見他穿了紙衣，又好氣又好笑，一時既拗他不過，時間又已不早，急於動身，所以只得任他穿了紙衣，他老婆坐在船裏，呆女婿搖着船，一路行去，見自己的影子映在水裏，一舉一動，都和自己一樣，便高聲喊道：「喂！你這位老哥爲何這樣討厭：我搖船你也搖船；我穿花衣你也穿花衣；我撐篙你也撐篙，」他看那影子一聲不響，更加怒不可遏，便撲通一聲，跳下去和牠打架去了，他在水中亂攪了一

陣，總找不着和他打架的人，倒反把那穿紙衣袴浸蝕了，不一會到了他丈人家裏，呆女婿的老婆對呆女婿說道：「你這樣精赤條條，怎樣可以去見人呢」？於是就引他到了他丈人家後的一口枯井邊，叫他躲在裏面，她拜過了父親的壽，就設法弄了一碗壽麵遞到井底去叫呆女婿喫，那時，有一個老太婆賀客因爲小便很急，到後面來又一時找不着廁所，看見了這口枯井，便不管三七廿一的撒下尿去，呆女婿正在下底吃着麵，上面撒下尿來，他以為一定是他老婆給他醬油，便拿碗去接，看看碗裏已漸漸滿了，而上面仍是源源不絕的撒下來，便大聲喊道：「麻醬油够啦！麻醬油够啦！」那老太婆的尿撒到半截，忽然聽見了呼喊的聲音，以爲井裏出了什麼妖怪，便尿也不敢再撒，一手提了褲腰，沒命的逃走了。

呆女婿買了三斤棗子去望丈母，走在路上，肚子餓起來了，便偷喫了幾個，那知滋味愈吃愈好，弄得他休不下來；那時忽然迎面來了一個路人，呆女婿便問他道：「二斤半棗子可以望丈母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有什麼不可以呢？二斤都可以啦！」呆女婿就把那棗子分成二堆；沿路吃盡了一堆，還不到他丈母家裏，他一時又熬不住口癢，便又去問行路的人說：「一斤半棗子可以望丈母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有什麼不可呢？一斤都可以啦！」於是呆女婿又沿路吃盡了一斤，但他丈母家的路很遠，一時還走不到來，呆女婿口裏的唾液愈流愈多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看看籃裏，只剩了一斤棗子，沒奈何只得又問路人道：「半斤棗子可以望丈母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自然可以的！那裏有什麼定

規的麼」；呆女婿便把剩餘的也吃了，但是他一時不能自己制止自己，不知不覺便都吃得精光；他急得沒法，便撒了一泡屎在籃裏，用包棗子的紙包好，走到了丈母的家裏，呆女婿的丈母見呆女婿拿了東西來孝敬自己，便笑嘻嘻的把牠來放在竈頭上（鄉下人桌子很少，所以時常把竈頭放置雜物），呆女婿的小妻舅見他姊夫有食物拿來，鄉下人是不大時常有東西吃的，便嚷着要吃，他母親就叫他自己去拿，一面陪着呆女婿在外面講些閒話，呆女婿的妻舅把那包東西打開一看，臭氣冲天，便喊出來道：「姆媽呀，是屎呀！」他母親道：「不要焔（悶熟的意思，與屎同音，所以呆女婿的丈母聽錯了，以爲是她兒子要焔熟再吃的），生吃吃好啦！」呆女婿舅知道他母親纏錯了，便改喊道：「姆媽，是糞呀！」他母親又聽錯了，便發怒說道：「小鬼！你

自己獨人吃去，不必分的（糞分同音），那孩子看說不清楚，就大聲喊道：「是人撒出來的糞呀！」呆女婿知道事已發覺，不等他話說完，就三腳兩步的逃走了，他丈母氣得臉孔發青，祇得大罵了一頓。

3

除夕這天，呆女婿的老婆對呆女婿說：「明天是元旦了，你得向我父親家去拜年，但你這人癡癡呆呆，時常要鬧笑話，今天最好去學些乖來，免得明天出醜，呆女婿便到外邊去了。

他在路上走了多時，正苦沒有可以學乖的人，忽然遠遠的來了三個搖頭擺尾的讀書人，他就跟着他們走去，他們走到了野外，有幾畝田正在車水，那讀書人便隨口念道：「上月田裏清碌（註一）碌，下月田裏混濁濁！」呆女婿不敢怠慢，便把這話記牢，又跟着他們走到了一

個池邊，池裏的魚很多，游來游去，很是可愛，那些讀書人又詠道：「眼看鮮魚活滴（註二）滴，手裏沒鎗（註三）拿不牢！」呆女婿又把這二句話念熟了，他們又走到了一處田裏，有隻牛正在耕田，不知怎樣一來，仰天跌了一交，讀書人大笑喊道：「黃牛跌一交，四隻腳朝天！」呆女婿又把這話牢牢記住。

呆女婿學了三句乖話，天已將晚，歡天喜地的回到了家裏，告訴了他的老婆，他老婆也聽得很是歡喜；到了第二天元旦早晨，呆女婿在家吃過了年糕，就到他丈人家拜年去了，到了那裏，拜過年後，他丈人便請他坐下吃酒，丈人家裏的人欺他是呆笨，要想捉弄他，便把他斟了些混酒。呆女婿以爲是顯本事的時候了，便背着昨天所學的詩句道：「上月田裏清碌碌，下月田裏混濁濁！」他丈人家裏的人以爲呆

女婿用田比酒，以責他們的款待不週到，便慌忙換了些好酒把他，但是大家很奇怪爲什麼呆女婿聰明得這樣快，故意不把他筷子，想再試試他的才情；呆女婿見換了好酒，只沒有筷，便又背道：「眼着魚鮮活滴滴，手裏沒鎗拿不牢！」他們又以爲他用魚鎗作比喻，便又端上了一雙筷子，一面大家都讚他聰明，呆女婿也很得意的吃喝着。

呆女婿的丈母正在廚下做菜，聽得大家都在稱贊他女婿聰明，滿懷的歡喜，特地做了一碗拿手好戲，自己親自搖搖擺擺的端出來，剛走到外邊，不防腳下一滑，仰天跌了一交，呆女婿以爲又是他顯本事的時候了，就念着昨天的第三句現成詩句道：「黃牛跌一交，四隻脚朝天！」那些客人聽了，鬨堂大笑，呆女婿的丈母跌得火星飛迸，又被他討了便宜，便不問皂白的向着呆女婿就打。

(註一) 語助詞

(註二) 語助詞

(註三) 魚鱗

流傳於杭州海寧一帶

其二十三

王心平

1

正月初二，是照例新女婿去給岳父母賀年禧，岳父晏請新門壻的日子；傻女婿的老婆子，清晨一早就教調了他一翻，和他定了個計策，對他說：『今天到人家家裏，上午坐桌——即吃飯——的時候，要規

矩一點，別處處帶着你那傻氣，現在我先和你定個計，不然，恐怕臨時你又不知道怎樣是好了，他家上午吃飯的地方，是在南屋，正當門裏有個坑——直隸安國縣的風俗是：富家賓宴，用桌椅，貧的就在坑上擱一張俗名「低桌」，面積和普通方桌，差不許多，略爲窄一點吃飯時圍着低棹蓆地而坐——坑上擱張低棹，朝屋「後山」牆上——俗名，卽屋後面牆——有個窗戶，離坑不很高，到吃飯時，他們一定把你讓到首座，你坐下時，把你的辮子，隔窗戶樞給我露出來，我在外面看着你，你什麼時候覺着你的辮子動顫一下，你就拿起筷子吃一嘴我什麼時候不動你的辮子，你可不要亂動手，」

他老婆子教調他的話，他全記住了，到上午坐下的時候，果真把辮子擲在窗外面了，他老婆子在窗外面，看着該吃了，她就將辮子一

拉，儂女壻立刻就拿筷子吃一嘴，配坐的人們都很驚異，覺着平常都說新女壻心裏不够數，怎麼今天這樣的有規矩，合禮節，誰能說人家儂呢，這不是害說人家麼，大家雖沒說出口，却都是這樣想。

他老婆子在窗戶跟下邊，立了好久，覺着有了尿了，趁空兒看着配客的談起一陣閒話了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拿起煙袋吸煙的吸煙，都放下筷子啦，她立時就趕快去小便了。

儂女壻他小舅子，在後面看着他姐姐，隔窗戶直是遲一會兒拉一拉辮子，覺着快奇怪，他姐剛走一後，他就跑到窗戶跟前，一直的拉那辮子，你看這時儂女壻忙吧，再也吃不急了，結局把碟兒碗都打碎了。

一天傻女婿的老婆子，教他去她娘家抗織布機了，他一到他岳父家，進門口直是喊着：「機呀，機呀，機呀，。」——與饑呀，饑呀音同——岳父立刻叫他做飯吃，吃完飯以後，還是喊着：「機呀，機呀，機呀……」，岳父立刻又叫給他烤了個大餅，給他套在脖子上，他還是照樣的喊着：「機呀，機呀……」，他岳父想着這一定有別的原因，領着他到各屋裏尋看，看着機了，他立刻站在機前面，還是說着：「機呀，機呀……」因而教他搬走啦。

走了有三几里地的樣子，那邊來了個騎驢的，他看驢是四條腿，這機也是四條腿，恰好這時壓的膀子痛了，腿也酸了，因而聯想到，爲什麼驢四腿托着人走，你也是四腿我偏還得托着你呢，把機往地上

一擱，坐在機上，嘴裏喊着：「走，走，」那裏機會動呢，把他氣得一頭汗，用棍打，使腳踢，還是不走，到底把機拆得一塊一塊的，洋長而去，把機丟下不管了。

走不多遠，他看見一兔，自前邊跑過，立刻追了牠去，一直追到一個墳上，墳一邊有個孔洞，兩端透氣，兔攢到裏邊了，從口袋裏掏出手巾，蒙住了這一頭，自那一頭伸手去捉牠，兔從洞裏面一衝而出，頂着白手巾跑了，追也追不上，傾刻之間不知跑向那兒去啦。

他追了一會，恰遇着一家殯人的，一個個頭上都戴着一塊白孝布，他到人家跟前，問人家說：「你們見了一個兔，頭上頂了一塊白布，向什麼地方跑啦沒有？」這不是故意來罵人個嗎，把他打了一頓。

一面哭一面往家走，到家他老婆子一問怎麼一回事，自然是很急，但也難怪他傻子，停了一會兒，向他說：『你罵了人家，人家爲什麼不打你，見了人家殯埋，應該給人家「弔個孝」啊，以後再遇見這種事，務必給人家弔弔孝才對』。

他把弔孝牢記在心裏，有一天看人家娶新媳婦呢，紅的綠的，大遠看來和出殯時那紙糊的東西，各色相間差不多，因而到跟前，給人家磕了四個頭，弔了弔孝，人家又把他打了一頓。

到家他老婆一問，很急的向他說：『你就沒看是什麼事，這是人家娶新媳婦呢，你應該說，「喜啊，喜啊」。現在你反給人家弔孝，那麼不打你打誰』。

這時腦袋裏只知道，「喜啊」，「喜啊」，他又出去門，看見一家失

了火，紅光四照，他以為又是娶新媳婦的來啦，嘴裏直喊着「喜啊」，「喜啊」人家正在焦急的時候，聽着這樣的話自然更急，因而又把他打了一頓。

老婆子一聽說，又吹了他一頓：『人家失了火，應該給人家幫忙「潑幾桶」水才是，你反來賀着，「喜啊」，「喜啊」，能怨人家打你麼？』

以後他有一次出門，遇見個打鐵咧，剛把火生着，他忙手忙腳的，挑了兩桶水，上去一下潑滅了，人家又打了他一頓。

哭着到家裏，對老婆子一說，老婆反而又咒怨他：『太傻了，人家打鐵的，應該替人家「打幾錘」才是，怎麼能把火給人潑滅呢，』

一天兩人正扭着在街上打架呢，他到跟前，照着每人身上打了幾

極，人家兩個立刻不打了，合手打了他一頓。

老婆子一問爲什麼又哭着回來呢，是受了誰的氣啦，一聽說怎樣的一回事，又吹了他一翻：『你應當「拉開他們」才是，誰教你打人家呢？』

遲了幾天，外面有兩牛正抵角呢，他一直往當中去拉架，被一個牛的兩個角，直衝破肚皮，腸腑一起流出來了。

『傻子坐在地上，兩眼看着腸肚——俗稱胃——一々一々の往外流，遲了一會兒，頭頂上飛來一個鴿子，鴿子叫着々， 々， 々， 々， 々， 々， 々， 々，你那一々々々總沒我這一々々々大。』

流傳於河南衛輝

傻女婿的岳父，快要賀壽了，老婆子先幾天就對他說：「我先往俺娘家去了，到賀壽那一天，你去的時候，務必穿的好一點，越是輕衣裳越好，拿的禮物要重一點，越重禮物越好，可不要獨自顯出來咱們窮氣：」

到了拜壽那一天，傻女婿這樣想，那樣想，再也想不起來那樣衣裳輕，什麼禮物重，結局想到縉紙還輕，小磨——鄉人用磨豆腐——還重，到了那一天，果真穿了一身粘的縉紙；擔了兩扇小磨去了。

他老婆子一看，急的頭上跳火星，但只有怪自己沒告訴清楚他，趕緊拿出來自己一條黑花緞袴，和她哥哥的一個大夾襖，教他穿上了，他到外邊，人家都看他呢，他說「你們不用看我，你們誰穿過黑花緞褲呢。」

一個老頭兒，有三個女婿，獨自第三個女婿傻些，一天老頭兒賀壽呢，三個門婿都到了。午上岳父岳母和三個女婿喝酒的時候，大女婿提議今天喝酒，不能和平常一樣，咱們三個人每人得拆一個字，給老人家祝福，拆不成的，罰連飲三杯酒，』大家都贊成，大女婿先說：『出字拆成兩座山，一山出錫，一山出鉛，』大家說好。二女婿想了一會說：『圭字拆成兩堆土，一土長麥，一土長黍。』大家也說好，獨自到第三女婿身上，他再也沒法子了，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，這時身左坐的岳父，和身右坐的岳母也都不自主的笑他，眼看看就非失敗不可，他忽然一抬頭看見一個「橫壁」上，寫有一個古寫艸字，他因而用手向左右一指說：『草字拆成兩個艸，一個叉你，一個叉他。』老頭

兒怒而無言。

流傳於直隸安國

其二十四

任維楫

有一家老人，他的兒子非常的傻癡，幾乎不辨菽麥，他給他定下親事，後來對方聽說他的兒子很呆，有悔親之意，他沒法子，給他兒五百兩銀子，令他出去學些識見和言辭，他兒出門之後，茫無所之，無意識的跑去，他經過一個山麓，有許多樵夫牧童在林旁玩耍，他跑到人家跟前問道：『您說哩吓？』有一個牧童就說道：『俺無論說吓，與你何干？』他說道：『您告訴我，我給您一百兩銀子，』這個牧童聽

說笑道：「俺說哩：」一鳥入林，百鳥絕聲，「你可給俺銀子吧！」他於是就給人家一百兩銀子走了。一路上想着念着這兩句話，他又走到一個河邊，有一個閒遊的人，在那裏自言自語的，他走上去問道：「你說哩吓？」人家很惱的說道：「我說話，礙你吓事？」他說道：「你說說，俺給您一百銀子，」這人道：「俺說哩是「清亮亮一坑水裏頭無魚」，他於是又給人家一百兩銀子，他又走到一個橋邊，聽見有位人在說話，他又照舊問人家，人家說是：「獨木橋實是難行」他給了錢後，他又走了，誰知碰見兩個盜賊在商議秘密，他又問人家，人家說是「明天到衙門口說話，」他償了他允許給人家錢後，他的囊中已經空空了，他牢牢的記着了這四句話，回家了，次日他父親命他往岳父家探查情形，誰知這時在他岳丈家客廳裏，媒人滿座，都是替他未婚

妻從說婆家哩，一見他去了，都吃了一驚，閉口無言，喧嚷的客廳，忽然靜肅起來，他於是就開口了，說道：「一鳥入林，百鳥絕聲，」衆人聽了這句話，彼此面面相覷，想着人都說傻，這會算傻麼？於是都不敢具輕視的心了。吃飯時，人家碗中都盛的餃子，他的碗中盛的是湯，他又說道：「清亮亮一坑水裏頭無魚，」旁人都又不勝驚怪，覺得他不但不傻，而且是滿腹學問了。又給他盛一碗餃子，僅僅放一隻筷子，他又說道：「獨木橋實是難行」後來又給他拿一隻筷，飯後臨別，他向諸客人辭行道：「明天衙門口見面，」說畢走了，他的岳父同媒人以爲他家起訴了。趕忙將他未婚妻送去了！

其二十五

顧保琛

某富翁有三個女壻，大女壻和二女壻，都很聰明精細；惟有三女壻，呆頭呆腦，真正十分不尷尬。

有一次某富翁得到匹很好的馬。就請了許多的客，到他家裏來觀賞他的寶馬。三個女壻當然也來慶賀。

當他們吃酒的時候，大女壻和二女壻都贊成他們丈人的馬，才能喝酒。

於是大女壻先說道：

『水上浮金針，丈人騎馬上江陰；

騎去又騎回，金針尙未沈。」

二女婿接着說道：

「火上放鵝毛，丈人騎馬上餘姚；

騎去又騎回，鵝毛尙未焦。」

臨到三女婿說了！他正沒法可想時，忽然聽得他的丈母在旁邊放了一個屁。

他便說道：

「丈母放個屁，丈人騎馬上諸暨；

騎去又騎回，孔門尙未閉。」

他說完了，請來的客，都哄堂大笑；只有他的丈母，却面紅過耳

了。

其二十六

王鳴鳳

1

三個女婿一同到了丈人家上壽，三女婿是個呆子。

老丈人臉帶着笑容向三個女婿說：『閒着沒事兒，你們做詩吧！我給你們出題，你們做；誰如果做不了，今天不能坐席好吧？』

三個女婿一口同音的都說：『好！』

於是老丈人理了理鬚鬚，說：『我才買了一匹馬，跑得很快，你們每個人做一首詩，說說它的快；越快的越好！』

三個女婿閉了眼，點了點頭，靜靜的想着。

「會兒老丈人向大女婿問：『你先說你的詩吧！』」

大女婿不慌不忙的說：「火里投鵝毛，老丈人騎馬過南橋；趕到老丈人回來，鵝毛還未焦。」

老丈人聽了很喜歡，「好，好！」說了幾聲以後，臉向二女婿問。

二女婿很自然的說：「水裏投銀針，老丈人騎馬過山林；趕到老丈人回來，銀針還未沉。」

老丈人更喜歡了，於是又問三女婿。

三女婿想了半天，咕咕囔囔說了：「丈母放個屁，老丈人騎馬去看地；趕到老丈人回來，糞門還未閉。」

老丈人雖然覺得好笑，可是想着也有個小道理兒，勉強把頭點了

一下，說道：「也好！」說完，又想另出題。

靜了一會，老丈人說：「你們再做兩句，人（只取其音）字起，人字落。」

大女婿說：「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。」

二女婿聽着大女婿說完，接着說了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

輪着三女婿，他想不出話來，只是低着頭，呆着不語，他的媳婦——三女兒——在一旁佔着不能耐了，假裝有事，經過他的身旁，暗地裏用手擰了他一下，他不知不覺的說了：「人越不會，你越擰人！」

老丈人雖然禁不住笑了，但是三女婿這話也合乎「人字起，人字落」所以沒什麼可說，搔了幾次腦袋又想起一個題目，說：「你們做幾句話，用隨便一個字分成兩個，必須還要押韻。」

大女婿說：『一個出字，兩座山，這山冒霧，那山冒烟。』

二女婿說：『一個呂字兩個口；大口喝茶，小口喝酒。』

三女婿雖說是呆，却認識幾個字，等二女婿說完，很歡喜的說了：『一個爻兩個又字；這個又你，那個又他！』

大家（除了他）都哈哈大笑了。

（流行於直隸遵化）

2

一個呆女婿去他丈人家拜年，他的媳婦很怕他作出丟人事來，所以處處都留心注意他，吃晌午飯的時候，他坐在上席，背後是個窗戶，他媳婦把窗戶紙上撕了個窟窿，從那裏討出他的辮子來，並且預先便悄悄的對他說了：『吃飯要客氣一些才好；我拉你的辮子一下，

你才吃一嘴。」果然吃飯的時候，他便按她的話實行了，她等在窗外佔着一會兒把辮子拉一下，他便拿起筷來吃一嘴，不想他的媳婦一會兒急得小便，她想：去吧，怕把辮子掉在屋裏；她父親陪着她丈夫正在吃飯，不能再把辮子討出來，怎麼好呢？最後，她想出好法子來；於是把一塊大骨頭拴在辮子上，看着辮子掉不到屋裏，她很安心的去毛廁里。

一個貓兒看窗戶上有塊骨頭，急忙的跑過去，咬着骨頭要走，它那里知道辮子拴着呢，於是拉了幾下，呆女婿以為是他的媳婦拉呢，便連忙張開大嘴不停的吃起來，貓兒骨頭動，愈發用力拉起來，他覺得拉的更快，便更快的吃起來，筷子在盤上亂敲。

他丈人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以為他是得了邪了，嚇得面色黃得和

上一般。

流傳於直隸昌黎。

3

一個在河沿上洗白口袋的婦人，把洗乾淨的那些都晒在河旁的青草上了。

一個兔兒慌慌，張張，的跑着經過那里，不敵防把晒在青草上的一條白口袋掛在頭上跑去了。

婦人回了家告給她丈夫，並且教他趕快去追那兔兒。

他聽了她的話以後，就趕緊去追尋那兔，但是那兔兒早已跑得無影蹤了，他不敢回家，只好仍然繼續的去找。

到了一個小村莊，他見了兩個人頭上戴着白孝帽，不問黃黑，趕

忙跑過去問道：「你倆見了個頭上掛着白口袋的鬼兒沒有？」

那兩個人以爲是暗罵他倆，揪住他打了他一頓；他哭着跑回家去，向他媳婦說：「你故意教我去挨打呢，什麼找鬼兒？……」

她詳詳細細問了他個根源，向他怒狠狠的說了：「哼！誰教不說『哭啊』，『哭啊』，呢！還去尋找！」

他又去尋找，見了一大羣人娶媳婦，把住轎大聲喊起：「哭啊，哭啊！」幾個年輕力壯的人把他打了幾個嘴巴，他又趕忙跑回去向他媳婦訴冤。

她說：「你還去找！見了一大羣人務必說，『喜啊，喜啊』，」他牢牢固固的把她的話記到心裏，又出了門。

一大羣人都是嚇得面色似土，手忙腳亂的正在圍着一個房子救

火，他佔在一旁大笑着說：『喜啊，喜啊，』等到火滅了以後，他才停止呼喊。

房主正沒處發火，拿上了一根大木棍劈頭打了他幾棍，他捧着頭大哭回去。

他媳婦說：『見了爲什麼你不趕忙拿水去救；挨打，——也該！』他沒話說，只好還到各處尋找。

伏天氣候很潮濕，兩個鐵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木柴點着冒起火來；他看見了，慌慌張張的端了一盒冷水倒在火上，立刻把火撲滅。

兩個鐵匠氣憤憤的罵了他幾句，拿四隻拳頭一齊在他的頭敲了一回。

他三步作兩步的跑回，一面哭一面說：「我見了兩個打鐵的那裏有火，我拿水撲滅，怎麼他們倒把我打了一頓！」

他媳婦嘆息着說：「你爲什麼不和他們幫忙呢！……」

「啊，是啊！我應當幫忙！」我一壁想着，一壁走出門外。

出了門走得不遠，碰見了兩個人正在打架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跑過去，伸出拳頭，向兩個人的身上亂打。

那兩個人停止了爭鬥，不約而同的把他抓住，一拳打得他鼻孔裏流出血來。

他按着鼻孔，一口氣跑到家裏。大聲哭了：「你光教我挨打呢！我見了兩個人打架，去幫忙了，又挨了幾拳！……」

「唉——傻傢伙！見了打架的應當拉開才是！」她說。

他又出了家門去尋找兔兒。一會兒他看見兩個黃牛拼命的抵角，他想起他媳婦的話，趕忙去拉架，不想一牛角觸在他心口窩裏把他觸死了。

（流行直隸井陘。）

其廿七

丁雲臺

從前某地方，有一個富翁，他有二個女兒：長女兒嫁給一個秀才；二女兒嫁給一個貢生；三女兒，是自小許配與他的好朋友某翁的大兒子。

這箇小女婿，小時候還很活潑，後來越長大越是頑笨。

一天，他的奶奶⁽¹⁾對他說：

『明天你家⁽²⁾丈人吃壽麵，你賀賀他老人家去；可是不要瞎說笑話，給人家失笑。』

他答應了。第二天早上起來，帶了些禮物，很歡喜地去了。

他的兩個姨夫，早已先到了。他到那裏的時候，向丈人拜了壽，坐下談天，很能依照他奶奶所吩咐的話。——不多說話！

『人說我家小女婿，是個愚憨的孩子，今天我看他不像愚笨的架子⁽³⁾；我不如教他們三個人，各做一首詩，試試他看他到底如何。』他的丈人心裏這樣想着：

『我家三個相公⁽⁴⁾都在這裏枯坐，沒有什麼來消遣，我現在提議，你們各人做一首詩，看那一個做得好，晚上坐席時，就請他坐首

席，你們贊成麼？」他的丈人，對他們說着：

衆人都很贊成，三個人謙讓好久，都不肯先。後來還是他丈人來排解：「你們不要過於謙讓，我來說一句公平話，依次序說還是請大相公先說爲是。」

『大樹立得壁壁直，

鳥兒有百十；

黃鷹一到，

兒一個都沒得。』

大姨夫見他丈人吩咐只好先說：

二姨夫接着說

『屯子立得壁壁直，

老鼠有百十；

貓兒一到，

老鼠一個都沒得。」

臨到他自己——小姨夫——了，他思索了半天，頭上的汗珠，黃豆似的大，萬萬想不出來，二個姨夫只是好笑；適巧他的丈母打從門口經過，他忽然想到，很歡喜的喊着說：

「有了！有了！」

「丈母立得壁壁直，

姑老有百十；

丈人一到，

姑老一個都沒得。」

他的丈人聽了，氣憤極了，立刻站起來，要打他幾下，他見不是話，連忙逃回家去了。

註一 奶奶，我鄉土語叫妻子叫做奶奶。

註二 家，作『的』字解，音『以已』（陰平聲）。

註三 架子，和『樣子』差不多的解說。

註四 相公，我鄉丈人丈母叫女婿做相公。

註五 是形容直的，音『筆』。

註六 就是奸夫。

這個故事行于南通。

其廿八

詰 筌

呆女婿是個禿子，滿頭光油油的，只有幾根稀疏的頭髮。「禿護禿，瞎護瞎，」他雖呆也非例外，並且護得更烈，成家後，往丈人家去會酒，這是極體面的事，自然更忌諱人說禿。

將到丈人家，街旁牆下立着個公雞，好像故意和他開玩笑是的，迎面高叫道「不大兩根！不大兩根！」他大爲掃興說：「倒霉！倒霉！」一進門迎頭來了條狗，狂狂的向他直叫道：「禿亮亮！禿亮亮！」他更覺惱喪。說：「倒霉！倒霉！」

進門後，牲口棚子裏拴着個叫驢（公驢）正在這時伸着脖項直叫起來，「禿子！（音 P Y）禿子！……」他煩惱極了。說「真倒霉！真倒霉！」

進屋後，吃飯時，掉下忽然來了一個貓，不住叫道：「禿瓢兒！禿瓢兒……」他這次不能再忍受了，將筷子一摔道：「怎麼你們全欺負我！」

2

呆女婿將到丈人家去會酒，他的妻恐當場出醜，臉上無光，別的還好點，就是他那種蠻吃蠻喝，實在教人看不上眼。因預先和他商量好，將他的辮子用一根頭繩繫到窗外，她在外面牽着，察看可以吃的時候，就掣動他的辮子，辮子動一下，他吃一口，他完全應允。

到日期，他和他的妻回到丈人家，午飯擺上，他妻和他使了個眼色，他會意，果然按約動筋，很有禮讓，大家全說姑爺不呆。不料他的妻忽要小解，無論如何不能忍耐，便將頭繩繫在一塊骨頭上，忙去

上廁。這時來了條狗，看見骨頭，想銜着走，不知和辮子連着，無論如何也撕不掉，愈撕不掉愈撕，他在裏邊覺辮子不停的動，於是不停筋的吃，大家覺得很奇怪，問道：「姑爺，這是怎麼了？」他說：「沒怎麼，這樣還趕不上呢。」

3

丈人有病，呆女婿代表他的妻往探視。將到，他却計較起來，「甚麼是丈人呢？丈人怎樣長像呢？丈人在那裏呢？」有心回去問問，又已經到村頭了，這時前邊樹旁，有個東西正在吃草。他以爲就是丈人，於是按照他的妻教給他的話近前道：「丈人你好？你結實？」羊不理他，他以爲沒聽見，更逼近大聲道：「你老好？……」羊以將捕牠，急忙逃去。

他惱喪而歸，他妻問道：「我爹的病好了沒有？」他說：「那有病呢？我見他正在村頭吃草呢！連問他好幾聲，全不睬我，急忙連跳帶躍的跑了。」他的妻知他錯認羊作丈人，因說：「你看見的那是羊，不是我爹。」他說：「你娘啊！我以爲是你爹呢！怪不的頭上帶着兩根瓊瓊簪！」

（瓊瓊一種玉名，他誤以羊角爲瓊瓊簪。）

4

呆女婿將要去會酒，他的妻預先告訴他說：「我家的東西——酒壺，燭台，……之類，全是雙料的，你去時見了說是雙料的，他們就不說你呆了。」他完全依允。

到時，看見個酒壺說，「這酒壺是雙料的，」又看見燭台說，「這

燭台是雙料的，」大家全以為姑爺不呆。

他丈母聽說姑爺來了，懷也沒顧掩好，便跑過去，他猛然看見他丈母的乳房，於是高聲說道，「丈母娘的奶是雙料的！」

其二十九

鄭化時

在王村裏有一個呆女婿，他平日到他的岳父家裏總是跟着他妻子的。他到了丈人家，終不敢漏半個字，透半口氣，即使偶而說了一句話，他們總是一個也都不去睬他。」有一天他的妻想紡些紗，織幾個布，並想做些醬；可是家裏用具一樣都沒有；她爲了工作的忙碌，就叫她的丈夫到她娘家去借布機，紡車，醬缸架三件東西；她苦苦的叮

嘩她的丈夫，千萬不可以忘記。

這個呆女婿聽了她的說要借三件東西，他就拚命的記住，他記的方法，是一頭走路，一頭唱着布機紡車醬缸架。路上有人看見他像和尚念佛一樣的專心，就跑上去問他爲何這樣自言自語？這個呆女婿一狗也不回答，只是向前走着。那知這個腦筋太簡單的呆女婿，被路人追上一問，弄得他所記牢的東西立刻都忘掉。他想回去再問她，所要借的是什麼東西，但又怕給妻子罵他沒記心，到如此地步。倘然沒有借回去，又要受妻子罵一場，他這時心裏很焦急。後來想了一回，他忽然憶起來了，原是忘掉了布機，紡車，醬缸架三件東西。

他經了這次的挫折，就加倍用力着喉嚨喊一聲走一步，好容易纔走到他丈人家裏。然而他的精力却已疲倦得不堪了。喉嚨也喊啞了。

所要借的三件東西也記不得了，走進門便呆呆倚在門上。

他的老丈母一見呆女婿今天一個人跑來，心裏很奇怪，不知有什麼緊要事情了；看呆女婿精力疲倦嘴裏又不斷的唱着肚饑、膀酸，真尷尬，他的老丈母聽了後，以爲他走得太疲乏了，以致肚皮餓了，腳膀也酸了，並且還有尷尬的事情要來相商；所以她立刻拖過了一張椅子叫他坐下，很急忙的跑進廚房，提出了一飯籃的飯，一碗鹽魚叫他吃，有什麼事也可慢慢的說出來。

可是呆女婿呆得像木雞一樣啞口無言，丈母再四的問他爲什麼來這裏？他纔說：『他的妻子要他來借件東西，可是現在再也想不起來了，所以我在呆呆的想，因爲不借回去，是要討罵的。』明天他的妻子來了，他的丈母才知道他走進來時說的肚饑，膀酸，真尷尬，而並

不坐椅子吃飯，却原來是想借布機，紡車，醬缸架而已。

（此事流傳於太倉鄉間）

其三十

丕聊

李財富在李家村裏可以算得最體面，最發財的一戶人家。

他家後面圍着一個很大很老的竹園，漆黑一團。他隔壁阿四嬖常常告訴別人說：『李財富有到十二畝的租田，以及三間瓦屋，全是風水好的原故，不過前年起屋時，據風水先生說：後面竹園就很來得壞，會生不出兒子的。』

的確，他現在有五十歲年紀了，還不見有兒子，可是他有三個女

兒，所以也不見得常常擔心事。據快嘴老太說：「李財富生大女兒的時候，曾經請過滿村的老小吃過一頓飯，連叫化子也重重地施給一碗暈菜給他吃。第二個女兒出世的時候，他很來得賭氣，所以只有自己家裏幾個人喝了口淡酒。當第三個將要生出來的時候，他猜到一定是男的了，因為財富媽媽的肚皮是圓圓的所以立刻擺起幾桌酒，很熱鬧的請了幾位的鄉鄰親戚。還沒有吃酒的時候，房裏怪響的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；村後的快嘴老太就向財富恭喜起來，因為這哭聲來得很宏亮，一定是位少爺了。這一來連財富都嘻笑起來，財富想這次我也有九分把握，一定生來的是男身。他想去探個究竟；在一陣手忙腳亂中，恰好老娘（註一）提了一桶水走出房門來，兩個對面碰頭，都是急急忙忙的，幾乎把滿桶水都翻得乾淨；財富忙問她是男的還是女的，

老娘呷起了兩片嘴唇說：仍是一位千金小姐！……財富不等老娘說完，立刻暴跳如雷，氣恨冲天；兩隻眼烏子頓時圓瞪起來，呆立得半晌才走出房門，向着幾位等待着吃的鄉親說：你們快回去罷，這頓酒吃不成的了！衆人正談得起勁，說財富田也多，子息也好，怎樣有財有福一類話兒；驟然聽見發出逐客令來，各人便氣息俱無，沒精打采的跑出財富家的籬笆門。快嘴老太一早就跑出來，直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，肚裏想想實在有點氣不過，臨走時在場角上蹬腳拍手向天發咒說：財富家的三女兒，一定嫁個笨豬郎！（註二）

後來財富家的大女兒嫁給唐家灣裏一位識字的官人。二女兒嫁給張市的一家小雜貨店裏的老板。而三女兒恰正像快嘴老太所說的嫁給了一個十分癡憨的呆子，在隔離二十里路的陸家莊上。

有一天呆子的妻子——三女兒——要回娘家去，要這傻子照顧家裏一切的東西，並且對他說：倘使你要走到別地方去，你須得把東西安放得穩妥，門戶緊鎖纔好，因為這村上時常會發現小竊。她看見傻子，所以不很放心緊緊對他叮囑幾句話。

呆子的妻子剛一走出門，傻子就覺得生起寂寞來。他想去找木匠阿昌談天，但須準照他妻子的吩咐來做；於是他把場前一行小樹都從地底裏挖起來，把牠捐進家裏，但想起了他妻子對他說要安置得穩當才興，這可難了。想來想去想不到一個好地方，後來畢竟想着了：他把牠捐進臥房，塞進被窩裏，這樣一來，他才覺得是妥當了。但是還有一羣嘖嘖咯咯的雞鴨，這些東西更難安放了；他背着手在場上算計劃策，但終得不到一塊十全十美的地方，忽然他想起了便桶，可以使

得，於是把這些雞鴨裝進每個便桶裏去。這樣一來，他心裏更來得快活，他覺得沒有比這再妥當的地方了，由是他很歡喜的走了出去。

他的妻子不很放心她的丈夫一個人在家裏，恐怕很呆很愁的被人家欺弄，或偷去些東西；所以當太陽落山的時光，就從娘家跑了回來。

呆子恰巧從阿昌家裏出來，一眼望見他妻子回來了，他連忙跑上去接她，他倆在暮色蒼茫裏踱進了家門。

吃完了晚飯，她摸索的進了臥房，從床底下拖出一個馬桶，很急急忙忙的坐了上去；裏面的雞鴨，得着了熱蓬蓬的水氣灑下來，便雞鴨鴨的亂叫起來，她嚇得狂叫一聲，連忙奔出房門，叫呆子拿了燈火去看個真切，却是一個雞子同一個鴨子在裏面。她莫明其妙，呆怔

了一會；呆子却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。她問他是什麼一回事，他說：「這不是你叮囑的嗎？你說東西要放得妥妥才好，我想來想去想不到一個妙法，就把牠放入馬桶裏，你想這是多麼妥當的一個地方啊。」

她聽了實在氣死人，揭開別的馬桶也是同樣的安滿了雞子和鴨子，但也不能怎樣去怪他，因為怪責他也是徒然的。

她一清早從家裏跑到娘家，將近夜來，又從娘家跑回家裏，實在疲倦得很，不久就鑽進被窩裏去；不想她一碰到很圓很粗的東西，她猜想這一定是蛇了，她駭得手腳都發冰冷了，馬上叫呆子拿了鋤頭，自己也捐了鐵叉，跑到床前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的朝準牀上雜亂的鋤了一會，但被窩裏也不見有什麼動靜，那東西又硬硬的；揭開被一看，却是幾枝小樹。呆子頓時想起這是日裏藏在這裏的，這時便誇起

他藏得怎樣的妥當；她氣得真沒法想，呆子却又嘻嘻哈哈的狂笑起來了。

這樣一類的事，呆子同他的妻子鬧得很多。

這一天是呆子的丈人——財富——五十壽辰。呆子的妻子看見呆子衣衫很破碎，便給他二塊錢，叫他上城去買一套新的衣裳；她說：『你要揀要沒有毛的，要光滑的，而且顏色要發亮的便可以了。』

呆子因太呆憨，所以他的妻子從沒有把他帶到過他丈人家去過；可是這次丈人做壽，便非去不可，他的妻子想了一個計策說：『我背後掛一袋糠片，我一路走便一路撒下些糠片，你來的時候便依了這糠片走，就不會錯了。』他的妻子叮囑過便掛了一袋糠片，先到娘家去幫忙了。

呆子走進城來，經過了幾月衣舖，看看衣裳總是很毛的並且不發光亮的。

後來他在衣舖對門一家做紙衣作的舖子裏，看見壁上掛着一身很光亮的紙衣裳；他問老板要買回去，老板一看是個呆子，便說買去要三塊錢，但是呆子衣袋裏祇有二塊錢；於是呆子把全身的舊衣裳都脫給他算是一塊錢。

呆子看了這布又不毛，光彩又怪亮，他想這回到丈人那邊去拜壽，他們看見了這套新衣裳，一定要讚個不了。

他一直依照了糠片去走，不久就聽到前面的村莊裏鑼鼓及爆竹的聲音很熱鬧，他料到一定是丈人家裏了。

財富家門前有一條很狹很狹的橋，當呆子妻子走過的時候，所有

的糠片都撒在河裏，呆子一看，以爲非照他妻子所撒下糠片的地方走是不對的；所以便跑下河裏，一陣的猛游，才到那邊的岸上。

不想他從河裏起來，一看他身上很漂亮的衣裳都不見了，他很覺得奇怪。但這時他丈人家裏真在熱鬧的時候，他不敢走進去，恐怕丈人看見了要發怒的，像他這樣的精光的人是有損他丈人的面子的。

他看見場上有一大堆的柴，他便鑽藏了進去。

不久廚房裏出來了一個燒火的人，把這捆柴用力的搬了進去，搬到一個火燄融融的竈脚下。

一把一把的柴，擡進竈門裏，把柴燒去了一半了，那個燒火的人說：『廚司務啊！你們怎的這樣粗心，把這付很好的腰子（註三）拋在柴裏。』一面說着話，一面把燒得血紅的火箝想去箝出來，不想那是

呆子墜在屁股下的陰囊，呆子覺得燒得痛煞，便立刻跳叫起來。

廚房裏以爲出了怪了，都跑到外面來。後來大家都大胆進去，才曉得是一個精光赤體的呆子。

（評一）老嫗卽產婆。

（註二）笨豬卽是呆子的俗名。

（註三）腰子是常熱一帶的腎，卽豬肚裏的腎。

呆女婿故事探討

如果我們依照西洋人的方法，要把中國民間流行的故事，區分爲若干類式 (Types)，那末，誰也不容否認，呆女婿故事是其中的一個，並且很佔重要的。

「呆女婿故事，可說是很通行的，在民間傳說中。他之集合關於人性愚駘方面之故事之大成，(是所謂翦朶)正猶如徐文長之集合關於人性尖刻方面的故事之大成一樣。」像這樣意思的話，我不知道重複地說了多少回次，若我們承認徐文長一類的故事，在中國民間故事

中，是很值得特別注意探究的，那末，同樣的我們對於這呆女婿的故事，也不能不加以相當的研討。徐文長的故事，已早有周作人，趙景深兩先生替他論述過，呆女婿故事，則除了故事本身的傳寫外，尙沒有人肯把它探討一下。我是很早提議記錄呆女婿故事的，老是看看人家對它漠然地不別加青眼的狀態，心里實在有點忍受不下。好，現在我就來搖筆嘗試吧，這個不爲人們所感到重要的事功。

我所依據爲探討上取資的材料，略舉如下：

中國童話集兩篇（癡人，傻女婿）

民間趣事第一集三篇（一女許三婿，愚夫賣豬的故事，三個問題）

民間趣事第二集七篇（呆女婿的故事其一至其七）

黎明周刊一篇（愚女婿故事）

閩南故事集六篇（癡子婿的故事）

世界日報副刊一篇（呆女婿的故事）

民間文藝周刊一篇（呆女婿的故事）

以上二十餘篇中，所包含的這類故事，不下數十則，雖不能說所有的呆女婿故事，已盡于是，但我們總可以由這些材料中，窺見了這個故事內容及形形上一點概略的狀態。數年來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「少年雜誌」中，頗繼續登載了許多民間趣話，又第七卷的「婦女雜誌」，亦有民間傳說的刊錄，惜這些書報都非手頭所有，否則，其間當更有幫助我們探究的若干好材料供給呢。

要作這個代表愚騷人性方面的呆女婿故事之探討，我們不可不先

說一下這個故事所以會產生的根據和背景。

我們都知道，人羣中之免不了有愚騃人性的表現，正猶如也免不了有伶俐人性的表現一樣。無論如何，在一羣人當中，總有些是蠢得可憐，和有些是聰明得可愛的。就一個人說，所表現的舉動，也往往有極聰明可愛的地方，和愚騃得可厭的地方。代表了極端的智慧機警方面的人性而出現於民間故事中的，在希臘有伊索，在中國有徐文長，代表了極端的愚騃方面的人性而出現於民間故事中的，則是我們這位貴同胞呆女壻了。

我們又知道，中國的社會是通行家族制的，而一方面又是十分講究儀式的禮義之邦。因為通行家族制，所以對於親族姻戚等，看得很緊要，所謂父族，母族，妻族，都和個人有特別重大的關係。禮教的

嚴重，尤爲個人生活上極大的枷鎖，差不多無論何人，都不許超越的，你有意的超越了，或愚笨的幹不來，那你只好做了大眾的叛逆者和擯棄者。俗語說：「女婿當半子」。這話是不錯的，中國人的兒子，（假使他是討了老婆的）不但是自己父親母親的「屬物」，而且還要做老婆的父親母親的「半屬物」。社會上又是那樣注重禮數的，一年中四季八四節，和生死壽忌，差不多都有所謂應有的禮節，疏一點的戚友，且不容不因教循禮，何況半子的女婿呢？而這些季節中，最被重視的，當無過於一歲之首的元正，又生辰上壽，乃是後輩的對於尊長者一種免不得的重要禮數。因此，呆女婿故事中許多元正上廳、及稱樽上壽等情節，便產生出來了。（至於討了老婆不曉得性交，這自然是發生在中國社會從來不把性教育公開的根據上，但我以爲也許它在故

事上的出現，是半因為女婿，丈人等名詞發生聯想關係，而孕育了來的。

綜看呆女婿故事所包函的內容約可分為下列幾種：

1 拙於禮數的應付

2 對於性行為的外行

3 其它種種愚蠢的行動

策一項，拙於禮數的應付，是這個類型故事的主要份子，差不多最豐富而且最有趣。這一項中，也可分為數類：

1 牽繩線教動作——這是一則極滑稽而有意思的故事，且流行也頗普遍。記得印度寓言中，也有和這很相似的一個故事。各處所述，大略相近。但有些地方的，教動作的記

號，不用牽繩線而用打鼓。

2 說吉話——說吉話，是拜謁人家時，一種必具的禮數。呆女婿之成爲呆女婿，也大半爲了這點之故。但其所表現的形式，或先說對了，而後來才錯，或一開口便教人難受，有種種不同的地方。

3 吟詩或行酒令——中國人，無論是文人或非文人，總有點喜歡附會風雅的脾氣，（雖然他們是那樣的不風雅）所以在民間故事中，吟詩作對的情節，非常之多，呆女婿的故事，自然免不了此，因爲這正是極好挖苦他的好機會。

第二項，對於性行動的外行，這也是極有趣味的事。民間的思想是很壯健的，所以對於性的故事的傳說，很少忸怩的意態，因而這類故事

便很暢行了。呆女婿是代表愚騷人性的「大王」，而性行動的外行，正是他們所認為極大的愚騷故事，而很為可笑的。所以在這類故事中，會有許多關於性的外行性節，原因就基於此。他的外行，可細剖為三點：

1 絕不曉得有所謂性交的事

2 不知怎樣性交

3 性交後的迷戀

第三項，包括許多上兩項以外的種種愚蠢動作，如以買紙衣，走錯路，認僧為鵝，放鴨下水，跳下毛廁里，打破大人家的東西等，不能盡舉。

呆女婿故事，有一個很大的特徵，就是學「學話的失敗」。關於他

的故事，差不多十篇有八篇是「學話」的。有的初學來的幾句，並未用錯，只後來一句，便全失敗了。有的一開口，就叫人忍受不下。也有竟始沒有學錯，那是極少數而且幸運之至的了。

研究故事的人，想都會曉得，故事中外形的構造，有些是單純的，有些是複合的。大約單純者比較是先產生的，而複合者則稍為後起的了。呆女婿故事，也逃不了這個例，如我自己所傳述的十餘則，都是每則為一故事，沒有什麼聯系的，而彩英仙子君所記的一篇，則是聯合七則單純的故事，為一個複合的故事了。

天下有許多事情，是免不了「例外」的，有正面的文章，常有反面的陪襯。故事是民間許多好事的人，創作起來，而傳述出去的，他們對她可以隨時隨增加或減少，變換或粉飾，不但她的外形，要因時因

地而不同，就是她的內容，也要爲了他們對於她的口味而改變。如中國最通行的徐文長故事，無論她的方式如何更易，但內容總要是在表現他爲人的機警，尖刻，惡作劇。可是，在事實上，大多數的篇章，固然是在表示他的智慧，然而却不免有小部說他怎樣吃虧上當的故事。同樣，呆女婿的故事也如是，呆女婿，他本來是一切「呆子」的代表，不論他的故事在形態上若何差異，總應走不了愚昧這一點。那裏曉得他在許多地方的故事中出現時，却變成很伶俐的好女婿，要使丈人們大大爲之稱羨驚奇呢。（記得前年黎明週刊上有王世穎君所記錄的「三個聰明的女婿」一篇文章，也是屬於這個例外的）

我近來覺得自己真不行，什麼事情都沒有心情去做，就是勉強下手做了，不是半途而廢，便是只草草的做成了一件遠非初意

所及料的粗惡的工作。你不信嗎？這一篇文章，就是一個好證見！這個題目，我起始以為至少要寫成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，即使不能叫人人都滿意，至少自己漸時要有勇氣從頭到尾校讀一回。可是，現在事實上所做到的，是怎樣的教我掃興呢？有許多地方要說的話沒有說，有些地方說了又是那樣粗略，例子沒有好好的條舉，理論則更多空疏而不切實，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我真對不起我們這位在中國民衆傳說上具有大勢力的呆大王！如果不是什嗎急切的需用到她，寫不好索性擱下來也就算了，而現在却不能，——不是把她湊數了，這一期的稿子就發不出去。唉！這才叫我真的無法拉！也吧也吧，叨叨絮絮的，反正是沒補得什嗎，倒不如讓這醜媳婦快快見翁姑去算

了。(轉錄民俗第七期)

一七，四，一六，夜。

民間故事之一

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版
一九二九年九月三版

每冊實價四角半

四〇〇一——六〇〇〇

編者 林 蘭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